



04634

語餘謾錄卷之十八

家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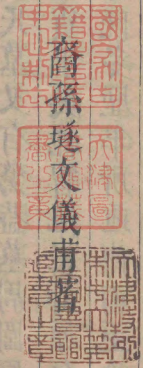
旌城江潭祖墓紀事

甲寅春旌城查木塢六十二代可聞安人劉氏墓不  
百武爲嶺下塢吳昭如所犯按籍索冊係彼舊業有  
棺厝于此者且數十年矣今春始擁土而封之三月  
一日實爲祭墓之期見而驚焉急赴于羣族族之父  
老曰此本墓來脈也或不能事事其何以妥我先靈  
雖然物各有主誠而求之勿敢怠也因備價請售昭

卷之十八 家乘

一

如弗聽曰吾有土而莖吾祖人焉得輒之而焉得禁  
之既不獲命于是相與奔走不憚征繕以俟從事曰  
是殆不可以禮導也得無形格勢禁而後爲吾所欲  
爲乎旣而有挺然于列者直前無悔昭如懼父老曰  
不可恃武彼非大有力者一莖一舉保無費乎償其  
費而售其業庶其理情之交盡哉議合而昭如之樞  
舉業亦不售噫昭如于是乎善讓矣未旬曰江潭街  
頭六十三代世祿安人項氏墓又有驚蓋墓周圍原  
繚以短垣垣之外有閒地賃于吳純智地之外原有  
低屋卽賃地之人之屋也旣多歷年所邈傳而至徐



三十三十者江潭李兄永年家僕也饒于貲欲潤其屋窺我族散處且遠始則深其溝塹繼則壞我垣域今則厚其版築高其閭閻矣簷牙覆壓闔角鈎心凡我羣支痛心疾首大懼螟螣之難去以貽我祖羞無敢不力附和同聲糗糧芟不日而集將控臺訴憲必得理而後已五月三日至邑擲知彼所恃以無恐者蓋謂族大者易渙謀多者害成故負固強梗耳及見我事既集業已大窘會吾族于李兄有肺腑親者從邑城冒雨爲常清宮之聚盝其吭而搨其背不惜涼散既沃其心又懼其肝片言讐伏無不從志乃邀

卷之十八

家乘

二

惠于李以五月廿一日高者毀而厚者踏壞者完而深者填徐固悔禍之延擲亦婚姻之故也涓于六月十日合十三族姓陳俎豆實博碩告成事于旌城以明年四月七日告成事于江潭魚魚雅雅紆紫拖青揖揖詵詵歡呼祇悅二役也未動聲色而窀穸安未膝輔頰而玉帛好于是固我繚垣豐其碑重明禮意雖在天之靈默誘其衷而羣支之翕萃心力之克一不可誣也維時至其議者進士懋績聖瑞萬年大尹之

禎

吉先

孝廉陶

永淑

任其事者石田則心曾

孟唯

嘉言紆膚

公

善長

溪口則文熙

光周

經生

君常

燧文

聚五

爲熊

夢飛

時廉

介石

至于敝淬鍛礪填盛疑鮮以俟庭誨者則石田陞

馬坑

臣邦也揭碑書丹明禮嚴守則溪口有楫舟

之為也查木塢之奮然先登者則溪口芬然

潭肺腑親不辭苦口則溪口為鳳

是皆我祖之功臣也不可以不書也若夫哀貯轉餉

聲應氣求則凡我羣支無不與有力焉因紀其本末

自經始以及卒事附于追遠錄之後使觀者得有所

考云

璉曰我汪氏自得姓以來至三十一代文和公以龍

驤將軍破黃巾賊渡江而南家新安暨璉身八十五

卷之十八 宋乘

代計五十餘世壘墓相望不失尺寸秋露春雨祀典

森然偉矣休哉非甚盛德孰能當此崇極難周歲久

而變此則或有疎缺亦固其所何遽引罪為孫子恬

嬉之咎之所致歟雖然吾鄉聚族而處比屋而居者

動千萬戶安土重遷手澤所遺尚有歷漢暨唐世而

守之相傳罔墜者况吾祖吾宗體魄所藏棲其子若

孫之所怵惕悽愴如將見之之地之所必履者哉其

必不可或替越也審矣苟有所替越其必不可不遂

為子若孫玩忽以忘其親之辜也明矣又况一月之

頃二壘繼驚然則我父老羣支之所以兢兢祗懼奔

走恐後不敢一息之或媮也良有以夫雖然事之初發也沮而泥之者有之畏不前者有之不畏不沮惟斷乃成既克斷矣同力一心君子謂汪氏之子若孫善補過也休哉若夫無徂于屢幸而嘒嘒則有萬年大尹之告辭在

追遠錄書後

瑤讀此錄而益仰我祖宗之澤之遠也書有之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况夫以數十世壘墓歷千百年幾經劫火之餘而猶能不失分寸森然暮布昭如日星者哉當北學二公之力任斯事也著錄未傳強弩之末

卷之十八

家乘

四

不能無待于後起今卒克如其期兼劔守而格天人君子曰是固有天存焉抑亦列祖之於昭有以使之歟後之人觀河洛而思禹烈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詳親錄昂甫公小傳書後

七十一代雲龍公字昂甫性介特不耻惡衣菲食父震炎充休寧縣儒學教授以閔損王祥至行聞郡邑及沒屬宋季恇攘方屢艱阻以保廬墓暨元兵渡浙江雲龍從軍獻策取台州有功用前承節卽同知徽州路休寧縣事治有能名舉爲巡鹽官論功當遷尋棄官來歸視膏田地爲養母計母沒遂不復仕壽七

十四歲病革呼子松壽而戒之曰往吾嘗蓄符籙神  
像狎釋老巫師其徒率善眩爲機械藥術奸惑旣屏  
棄而求之于聖賢道鬼神之情狀久學而知之身沒  
之後敢有爲二氏道塲汗吾名迹者論不孝子孫其  
世守斯言茲旣受訓親友人人至設天堂地獄禍福  
語誑脅搖毀百端松壽一切不聽至今鄉屬往往取  
法于吾家風俗殆變松壽公字正心初任餘姚州學  
正陞四川紹慶路教授所著有汪氏淵源錄姚江集  
行世

璿曰璿讀淵源詳親錄至昂甫公事而益嘆我祖功

卷之十八 家乘

五

宗德之深且遠也蓋我祖當元初上承孝友乘時策  
勲功名固已弘偉矣而煌煌遺音其于幽明之故邪  
正之辨又何其卽身立教洞燭而無遺恨也故能勇  
徙善補乖可大可久之業于無窮而又得教授公爲  
之繼不屈不撓著原感以昌明之觀二祖之顯承雖  
百世不遷焉可也今自二祖而下傳世十五指凡數  
萬經文緯武代有聞人禍福之擗誑詎足信哉昔宋  
司馬公痛塋書之爲世患也毅然屏絕嘗作論以解  
愚俗有曰欲知塋具之不必厚視吾祖欲知塋書之  
不足信視吾家余于茲亦云然則紫陽振鐙家禮肇

與東南鄒魯之稱如吾先世當亦不多得也噫有祖如此難乎其爲後矣故復表而出之以告夫族衆之同志者俾守之勿替云

### 載德錄序

載德錄者錄當代碩儒名卿所品題揚扃我始遷祖欽禮公而下十世之德之言也列祖列宗往矣曾玄雲仍欲上追其德而繼述之且善繼善述之非言曷見然則碩儒名卿之言所以載我列祖列宗之德於無旣者也故曰載德按欽禮公諱讓明永樂間自石田徙居南岍爲金城始遷祖故廟號始遷祖云欽禮

### 卷之十八

家乘

六

公生希美公諱璠希美公生行淵公諱積新行淵公生宗周公諱濂宗周公生文明公諱燦文明公生大之公諱汝器大之公生時興公諱元龍時興公生碧山公諱伯魁碧山公生守中公諱嘉訶蓋璵祖也爲十世世濟其德夫無過舉婦無再醮孝友相承廉節相懋讀是錄而如見焉雖無豐功偉業鉅爵厚祿然古所稱世德者竊謂吾家庶或者足以近之雖然有懼焉世德不失德功半而效倍世德而失德罪小而報徒何也世德也踐形惟肖敗度不類也爲我祖子孫者庶此功半效倍之基光大常于斯脣越常于斯

讀是錄者憬焉思世德之易繼又惴惴焉懼世德之難承難易之際聖狂之分如此不敢一念少懈不敢一息或間爲我列祖列宗之肖子求無忝于家世而後已則是錄也不綦重哉苟徒以祖宗之德爲誇詡之資琬琰之文爲媒炫之藉負其地而累其志怠其脩而冒其名爲世僂笑豈璚所以輯茲錄之意哉此吾所以錄成而滋懼也其斷自欽禮公者著遷金城之始也等而上之文武忠孝具載汪氏淵源錄也首節婦文卷者始祖所自出也風化之端也以竊附于詩始關雎之意云

卷之十八 家乘

七

明旌表節婦李氏安人文卷書後

璚曰節婦爲金城始遷祖孝子欽禮公所自出之妣也節之著也尚矣昔嚴先生以節高天下廉頑立懦而漢末名節獨隆千古名節之隆運祚之薄也余家不幸亦類是自節婦而後或以貞壽著六世祖妣程孺人旌額曰貞壽或以天植顯汪桴妻節婦旌額曰天植節孝或以致命稱汪妻貞壽或以天植顯額曰天植節孝或以致命稱德妻節烈旌額曰或以從一終汪盜古妻節烈旌額曰烈終三從或以貞裕名伯妣黃氏守貞七十年壽九十有六士填黃太史孺人姪也各其堂曰貞裕不一而足可數也豈高皇帝惇叙民彝所垂致之歟君子曰祚之薄民德之厚也堂之顏曰肇端風化有以也夫



明孝子欽禮公行狀書後

璉曰璉讀孝子公狀而益信西銘之爲書也至矣哉  
吾之身親也親之身祖也祖之身可知者祖之祖也  
不可知者祖之天也天也祖也親也身也一也一則  
何疑其感與應哉張邑侯旌之曰生事盡力則母  
節旌揚死事盡思則神明感格  
易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詩曰我其夙夜畏  
天之威影響云乎哉彷彿云乎哉嗚呼嚴矣

錄希美府君遺囑後

璉曰右囑原墨不知藏于何家今不可復得此本乃  
余十年前從簿上所抄者然此簿又不知何在矣爲

卷之十八 家乘

八

此二字止似非完文今姑依抄本錄之耳嗚呼故國  
世家所由來尚矣于此而不顧何以自異于皂隸牧  
圉哉孜孜汲汲無非爲門戶計耳此我祖所以兢兢  
焉惟不墜家聲能亢能振之子若孫是望也其爲計  
深且遠也何如哉然則讀此而不動色相勉者非夫  
也

書慕菴記後

右記得之承素族叔祖書篋中原稿當在無瑕叔祖  
家蓋其祖元學公剛正之士吾家柱史也以故余家  
歷世典故及文章俱藏于彼其後人遂私而秘之不

肯示人據記中所稱通政呂公贈號及所謂其子燦表著其親之孝徵諸作者揄揚之云云則文章詞頌當有哀然成冊者既恨爲其所據又惜力不能致之遂使前入至德及一時琬琰名文抑而不傳可慨也夫今藉承翁得錄此記雖祇存什一于千百然亦足以窺我祖誠孝濟美之一班也既額手以謝因爲書此肯康熙丙辰七月望日也

周先生字鳴玉號北野以甲科爲刑部卽中父輿字廷叅解元登第翰林編脩劉瑾擅政時北野獨不往謁瑾故不平常問人曰雲間周秀才何所操而不真

卷之十八 家乘

九

人睫中耶公遂以卽中乞身隱北城濠畔矮屋數椽朝夕不充閒情瀟灑日玩周易一卦詩一首字數幅以爲常人戲稱爲百解先生謂一切嗜好與先生如纏索解散也孫文簡公銘之曰彼捷而趨吾守吾迂彼赫而燁吾抱吾拙松竹瀟疎晴雲卷舒優游林泉古人爲徒嗚呼先生之生平概可見矣今觀此記淡簡朴茂不屑色澤其矜貴不肯輕假人一語者儼然見于筆墨間矣獨怪我少尹公何以能得此于先生也非至誠觀感其孰能與于斯戊午二月讀張侗初先生寶日堂所記先進舊聞復爲識此

書少尹道仙府君傳後

璉曰語有之見義不爲無勇也方公謁選之初矢志三不要其志氣固已遠矣然士之平居自負詡詡然高談濶論篋視前人及臨小利害或恆怙快腆忍而不敢發者有之公一奮其氣激昂折衝凜凜也退而家居酣情山水較然不欺其志可謂善用其勇矣璉爲公七世孫瞻拜公像奕奕有生氣焉噫異矣

書六世祖妣貞節程氏安人行狀後

璉曰父老嘗爲璉言安人仲子元學公欲爲安人傳影像時安人年八十餘矣固拒不肯且曰婦人何得與外人接嗚呼何其自首益堅也畢世茹素死而後已非天性貞潔烏能與于斯

書叅軍達之公哭猶子元龍詩後

右詩爲叅軍達之公哭余高祖雲湖公詩也雲湖公諱元龍字時興九歲而父大之公卒母程氏孺人矢捺水霜公長而痛母志欲附青雲彰母節于是督弟元學公以儒業已則力持門戶不以外事溷其讀明嘉靖間剛峰海忠介公未奏行條編之法時府縣上司按部一切供應俱屬民間謂之月夫以日輪派其值于通邑里甲戶丁是日也幸遇無事其費亦且不

貴不幸而值大役則破產蕩業者比比皆然有力者輒以賄挪移後先爲規避計維時公從叔民部練溪公及弟元學公俱補博士弟子員餼于邑庠月夫之役適輪余家公亦不謀于叔與弟趨裝入城叔與弟聞而疾驅及之公曰嘻若來何爲何與若事而爲我賊賊也弟歸勤汝業余壽之熟矣若來何爲固促之歸役亦竟未至犬費嗚呼今之人平居事未至自謂能之及事至輒心悸色變或走匿希苟免莫肯前卽前矣或攘臂語難助官作氣勢爲自私計者有之不然亦多植厚集爲犄角以張吾軍未有不懼不惑從

卷之十八 家乘

十一

容指顧而事集如我祖者也充我祖才氣使得出其身爲天下任事遺大投艱之際當有可觀哉公聰穎絕人讀書善觀大意數行俱下已領其肯綮戶部公雖爲公叔父而年則相埒每睜然自以爲不及也嘗以食指日繁朝夕莫給苦思無策乃夜發金匱微言精研窮日夜旣略得其旨趣念近則人將易之祁邑離家殆百里遂懸壺其市未三月果充然滿橐矣資旣絕人復喜讀書泛覽百家手不停披十七史係公點定及所讀素問仲景諸書手澤宛然可覆也厥後元學公以母節乞旌公之志卒酬云公性倜儻有大

節能服人族之廳事歷久未就公贖金于衆鳩工完  
好益豐悴不一則箕歛有多寡有某者所輸不愜于  
于衆落成之日譁然擠之公曰無以爲也所貴于廳  
事者非聚族乎不然烏用廳事爲衆遂帖然其太公  
無我之致充其量非所謂萬物一體者耶年僅三十  
三而卒生子一余曾祖碧山公也時年十二先是公  
嘗借舅家白金若干將卒之前數日註于借金之下  
曰我子得成立期無負此金夫以煢然不可必之弱  
息遽以此勅之此何等襟期也其後公子碧山公命  
余祖守中公奉公命賚金酬之至則前輩俱沒家亦

卷之十八 家乘

七

中衰老成者欲貯爲祀事其少年欲攫而私之幾致  
齟齬歸以復于碧山公因復命如前數再致之而龔  
端息碧山公可謂善推公志矣公爲月夫之日里中  
有盜數人官命公導捕者縛之旣獲遂籍其家公得  
其所寄贓物至名簿一冊倉卒之間遽投之火捕者  
來奪已無及矣噫此倘所謂陰德者非耶孺人金氏  
莊嚴貞靜嗣徽其姑而肅毅過之代我祖終子道而  
奉霜帟代我祖盡父道而撫藐孤寧嗃母嘻寧厲母  
吝年六十三而卒公生于嘉靖十一年辛卯八月廿  
八日戌時没于嘉靖癸亥十月初一日子時塋于村

西之石南園孺人生于嘉靖十三年癸巳二月廿日  
辰時没于萬曆二十七年乙未正月初七日戌時葬  
于村西南之千片園凡此遺事益得之余父口授者  
旣藏之旬久矣不敢輕著恐無徵不足以傳後也然  
念茲不敢忘焉茲何幸而得叅軍伯祖集讀之中載  
此詩二首蓋以伯父而哭猶子也悽惋愷惻獨契刺  
骨以徵諸璫所口授于余父者皆實錄也因亟爲詮  
次其梗概于此俾讀是詩者尚其彷彿我高祖之爲  
人于萬一云叅軍公諱汝培字達之幼應童子科三  
試第一遂補博士弟子員餼于庠以歲薦爲龍泉丞

卷之十八 家乘

主

陞南京江陰衛經歷著作散逸僅存詩一帙惜哉

先太學守中汪府君紀述

代文

先君諱嘉誦字守中姓汪氏其先出魯成公次子黑  
肱有文在手曰汪食采潁川號汪侯遂以爲姓三十  
一代文和公以龍驤將軍破黃巾賊始渡江而南家  
新安四十四代開國公鐵佛隋末大亂佐其兄越國  
公華以義旅保障六州歸唐受封五十三代志高公  
由婺徙居休寧之旌城六十八代宋進士孟宜公營  
別墅于石田距旌城七里許因家焉文學宦達爲諸  
族冠七十五代孝子欽禮公諱讓又自石田卜居南

旣曰金城爲始遷祖高祖文明公以選丞攝篆太康  
調孝豐政有異迹二邑之民尸祝之惟謹文明公生  
大之公大之公生雲湖公皆早卒雲湖公生碧山公  
碧山公生三子府君居長萬曆丙子三月二日生府  
君秀整偉然聰明軒豁爲曾叔祖戶部練溪公所器  
練溪公諱可進萬曆己丑進士與無錫高景逸薛玄  
臺兩先生同出儕鶴趙先生之門者也練溪公儲役  
中都府君因以宦藉冠軍額上旣而念河南科場寫  
遠遂循例肄業南雍時焦漪園祝無功范晞陽諸先  
生講學金陵府君從之遊聲藉甚爲文以明理爲主

卷之十八

家乘

古

不肯剽蹈時蹊數舉不利遂厭制科習慨然有求道  
之志時黨禍將起宵小煽惑府君竊抱隱憂決爲隱  
居計以養親爲事依依膝下如赤子時也闕一園于  
所居之西南倚前山北矚溪流構兩楹于上曰耕讀  
侍奉之暇日必過焉引流種魚溉花栽竹仰觀俯察  
真趣自得銘其杖曰用之則行舍之則休中立不倚  
何所求云家居三十餘年與練溪公冢子敬承先生  
交相勗勵爲鄉黨楷事多決之片語解紛而得其機  
宜人不可干以私明白坦易寬大博厚尤篤于友誼  
有戾于道者必正之或繼以怒終不絕也族叔見周

公齟齬之交中年以不得志棄家長往踪跡杳然府君以意度之從一蒼頭徒行千里策杖武夷携之以歸閭里驚異謂至誠所感傳爲盛事性好施與慕文正范公之爲人每舉以訓兒等然親疎有序未嘗濶也常曰古人以天下爲己任苟一鄉之責不塞何貴此身爲每笑人擁厚貲自矜爲財主抑思有財能左右之斯之謂主若斤斤不失分毫奴爾何主之有又曰生措克子寧生敗子寧生乞兒不願生不才科甲又曰世間真樂事莫如濟人之急接物以誠不虞人之欺詐故常曰人之以欺詐相尚者皆己之欺詐有

以來之也不治生產不慕聲色常謂兒等人之品節大半爲利所壞若利上勘破一分則一分受用自持如此故居鄉未嘗受人一餽襟度弘大居廬嘗不戒于火兒等倉皇提汲叱之曰鄙哉何用此爲暴虎馮河若之謂也其律家也甚嚴僧巫優妓賣婆卜師望門而畏性復至慈常曰人之愛男而憎女者終不脫功利習失其性矣中年先母吳氏沒繼娶今母范氏不以存亡有異每遇吳母忌祭必肅儀致禮焉年六十一居大母胡孺人喪哀毀骨立朝夕哭奠一如家禮不肯少怠以故疾日甚當塋風雪嚴寒病且革猶



力疾執紼竟以是年十二月廿九日終于正寢時崇禎己卯也易簀時自言無愧忤于天人惟一弟之子不能喻之于義餘無所及享年六十有四七男子喧聒吳氏妣生晴時昭曄曠今母范氏生孫璉璋璞玠瓊鳴呼先君之德在于人心稱誦不諠而不孝兄弟莫能闡揚萬一罔極難酬敢述其生平梗概丐于當代立言君子賜之不朽不勝哀隕之至

先妣范氏孺人行狀

代父

吾母姓范氏休寧林塘范

公之女幼而孤德容

莊整寡言笑大方伯晞陽先生孺人祖行也其次君

卷之十八

家乘

夫

惟蕃先生與家君以姻婭同學相友善會先妣吳孺人沒遂媒歸焉年十七婉順貞靜時大父性嚴教家人鮮有得其懽心者母則先志順承無不如意吳孺人遺皓等五人男三女二母視之無異所生家君一經自喜不屑理生事惟母是委綜核井井無內顧憂有所施與母必多方忻助或有不給寧拮据鬣勉終不以窶乏撓其愛人之念也年四十一而家君沒當其未沒也牀第二年朝夕湯侍久而彌篤遺弟五晴年十七時年十二昭十一曄八歲曠五歲沒之明日哭奠甫畢一慟而昏肢體厥冷卽夜迎醫診視謂兩

手脈絕是夕除夕也倉皇無措惟籲天而已夜半始  
甦子婦進湯藥臍口不入日以婦義終今夕事也何  
藥爲暗跪泣曰母得矣如諸孤何而獨不念廼哽咽  
始一進焉僅越三日從弟曉籍大父所資先君交遊  
費捺戈相向蓋爲匪類所教也是時皓雖念切同祖  
然耻爲羣小所侮又幼弟未立恐不給母曰無以爲  
也有弟一子未能喻之于義非汝父遺憾耶慎無激  
以傷汝考心且斬焉衰絰以相訐吾不願也飢寒有  
定分勉爲之毋以諸弟爲念皓于是怡然傾諸橐而  
與之覈喘息而和如初母氏有助焉爾亡何山寇竊

發逼吾鄉鄉人驚竄皓念柩在殯不可委去急欲卜  
塋恐母沮于術家言憂形于色母問之皓以實對母  
啼噓而泣曰然微汝言吾已念之隱忍而未汝告者  
不欲重汝憂爾汝父體魄孰與後嗣輕重權度在汝  
母爲禍福所惑皓遂決卽夜奉柩合厝于吳孺人墓  
族之父老以勇許皓擲知吾母氏之教也母雖笄幃  
而性度弘達其室諸弟也凡五自問名納徵請期一  
切委諸皓聽皓所爲若不聞也者皓得以稟而卽行  
行而不害于成者無中制之道也庭內肅然內外斬  
斬其御諸媳也務存大體不苛細節雖教然不可犯

而恩意備至其教諸子也以義絕不作姑息態務以變化氣質爲先足不踰戶外佛寺尼庵猶不喜挂齒雖最近如里東不數武所謂大士閣者未嘗一至其地院中之女僧絕不與通雖先君之庭範素嚴而天性則然樂道節義之事里中或有不合婦道者羞見之若將免焉間齒及之輒塞耳不欲聞冢婦黃皓伯兄暄配也暄早卒黃以盛年勵節與母氏年相埒五十載庭無間言黃固婦道克敦母亦自忘其爲姑也勅諸婦以師道事黃今亦霜髮皤然七十有四矣怡怡愉愉一堂雍穆至于御下以寬持身以儉勤紡績

卷之十八

家乘

太

而惡淫泆潔滄瀧而掃庭除綜理庶務輯睦比隣母氏之餘事爾竊聞國有善史則書之親有善子則述之况母氏聖善非淺淺小德者比自古及今以後先同異之故致頹其家者何限皓之勉終所事祖完子職烏可不知所自哉故嘗命兒璫概其生平性行乞旌于有道大君子矣維時錫山學憲彙旃高先生者東林碩果望重一時慎許可讀而亟稱之曰孺人代終之善善在含章安節之善善在翼翼期願之享天將以報孺人者豈有旣哉云云孰意年未及八十竟以疾卒矣卒之日寂無一言惟以速塋爲囑享年僅

七十有八嗚呼皓今年亦七十矣苟因循歲月廢吾  
母隱德不彰罪莫大焉謹忍痛含哀掇拾懿行遺愛  
大略爲狀丐當世立言君子畀之銘焉不敢謂少盡  
余心庶有以示則後人云爾孺人生于明萬曆己亥  
七月廿二日寅時没于清康熙丙辰正月初五日辰  
時子七暄皓吳孺人出晴時昭曄孺人出孫男六  
璵璋玠瓊璧瓚孫女三曾孫五鈞鑑鏞鈿鐸

三虞祭先妣范氏孺人文代父

維年月日哀子暗等謹以剛鬣柔毛敢昭告于清故

先妣范氏孺人之靈而言曰嗚呼母竟先兒而去耶

卷之十八 家乘

九

兒生八年失所生之母吳孺人越明年而吾母歸吾  
父纔十七耳饋膳滫瀡其未進也必鼓慄戰懼恐或  
不當大父權進則必令兒覘矚得喜食報始爽然如  
釋重荷也嗚呼今之爲婦年少小心有如吾母者乎  
吾父一經自喜歲祲不給而樂與念切吾母相助之  
勤婉轉周旋以紆熱中之懷視吾父之疾如已疾父  
沒時母年僅四十遺孤纍纍不勝撫也一慟而絕以  
兒告強起視息自是饘飧朝夕飲泣自傷且勉爲歡  
笑不以語兒者不欲語也且不欲語以重兒憂也兒  
固已窺其微矣嗚呼哀哉母之音容不得復見且聞

矣母之視兒也豈惟異同先後渾忘莫辨知兒之明雖古無匹自父沒四十年間兒凡有所啟言未出而母已喻信之不貳聽之不疑雖以曾子之賢其母尚不能不投杼于三告之餘吾母無是也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嗚呼哀哉母竟舍兒而先去耶雖以兒之待母也六十二年日月不爲不久然兩志相洽如臣之遇君弟之得師天不棄兒慙遺數年踰耄及耄豈足云多顧遽奪我母之速僅七十八而止耶鞠育諸兒顧復之勤不以弛其訓導之嚴母無女愛諸媳如女而顏色未嘗少借今則諸兒失嚴師諸婦失內範

卷之十八 家乘

十

矣豈僅兒喪愛母婦喪慈姑已哉嗚呼哀哉大會不偶二年之內喪我多人前歲曠兒之婦以年少殞其冬又喪兒之孫婦未踰二月復奪時兒之子溼昭兒之婦忽以秋七月爲孕所苦子母俱絕嗚呼哀哉禍凶洵至可謂毒且慘矣豈意降割未己不肖少延又復及我母耶抑老人不欲多見不幸寧瞑然偃卧遂長辭不顧托之于不見不聞耶將數窮理極止于是耶嗚呼哀哉前秋饒寇犯順合郡大亂奔竄流離凡三閱月雨雪中驚撼震恐幸保瓦全兒念老成之人丁茲多難康寧如舊所謂大難不死庶幾後福之迓

行且未旣詎謂喪亂旣平而吾母反忽焉不少留于  
旣安且寧之日也語之信于古者竟不信于今耶意  
者兒罪重大不足以蒙吾母期頤之休耶嗚呼哀哉  
自廿年來病不肯藥兩年間日一至諸兒室近則不  
肯出大門矣然猶日步庭中去秋以後足竟不一踰  
戶兀坐一榻兒謂老人動止之艱其理然也豈竟竟  
不起耶痰喘之疾以漸而微奄然而逝迄無一言以  
囑兒等豈平日固已命之耶嗚呼哀哉曷爲使兒輩  
毒痛至此極也嗚呼如吾母者可謂有成矣可謂有  
終矣惜兒輩蕪陋貧賤不能表彰懿德萬一邀綸綍

卷之十八

家乘

三

于彤庭被袞錫于有道耳雖然彰與否于吾母無輕  
重也惟是以不藥之故未獲少盡兒等延醫之誠蒼  
天蒼天曷其有極嗚呼哀哉平日之囑惟以速塋爲  
言故于本月三日已奉柩暫厝于石田山麓之陽屆  
茲三虞躋王祔廟哀恻填塞辭不成章惟舉四十年  
克終之故約略矢陳吾母有靈庶幾其信兒言之不  
謬也來格來歆尚享

書先叔祖信可府君小像後

嗚呼此叔祖信可公遺像也公生而弱王母愛之長  
而益得其歡當明之盛戶給人足而王父亦遠少有

之餘公以勤慎恭默承之在王父爲克家子在閭里稱賢子弟没年四十有六鄉之父老下及輿隸臧獲無少長賢愚無不惜之迄今四十餘年知公者猶不怠心目間嗚呼可謂難矣生子一曰曉字旣白公雖不爲壽然没時曉年亦廿一矣孰意竟以席寵怙侈之故閑之維艱此未能喻之于道之恨爲余祖後公八年易簀時諄諄念也業遂蕩然如洗曉年四十而没生子三曰理曰璣曰珪比理已婚璣與珪則余父爲之完畢焉未幾璣與珪相繼夭折室亦去惟理則三十有三忽然暴死公之後卒以不繼悲夫異哉天

卷之十八

家乘

五

道固如是耶嘗觀古之賢人豪傑志士不克永世者多矣何獨于公孟子曰子之賢不肖非人之所能爲也又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公內脩外完生無忤于鄉没致哀于人没久而尚畱其嗟于人之口曰天道無知若公者殆可謂正命也已雖然公固未嘗無子且未嘗不多孫也而如此豈非天哉豈非天哉公猶子皓時年六十有九瞻公遺像恐其久而替且逸命工重褻小軸便于什襲且懼後之人不復知公正命之故昧冒焉等于世之自矜自隕者命兒璵述其概而書之公諱嘉諶字信可生明萬曆丁亥十一月初

九日沒明崇禎壬申八月十四日配胡氏公之猶子  
輩以清康熙乙卯三月一日以禮合葬于村西金筭  
園鳩工立碑甃砌完好云

璉曰蓋孔子罕言命命之爲道幽且遠言理則有時  
而窮言數則有時而倖大人嘗語璉曰余髫時侍公  
村北有石大士初新每至節朔頂禮者道路雜沓時  
天下太平士女凝粧照耀詢訏且樂賢者不免公比  
年未三十曾不一注目焉此余從傍所密伺而不失  
者也觀此則公之爲人可知矣昌黎有言由我者吾  
不我者天誠哉

卷之十八 家乘

三

書叔祖妣首村朱氏貞節孺人狀後

璉曰節婦之以節著尚矣然余父嘗語璉曰節婦豈  
僅以節著哉盛德之至非言語文字所可寫而傳者  
也傳婦德者必曰閒靜節婦之閒靜豈夫人之閒靜  
傳節婦者必曰幽貞節婦之幽貞又豈夫人之幽貞  
哉子曰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竊惟  
節婦庶足以當也小子識之蓋汝曾祖父母春秋始  
耆而季父守一公沒節婦年僅十九耳拒飲投繯豈  
曰非節而節婦不屑也念良人則念所以報良人念  
報良人則念我爲良人婦也婦代終者也良人所欲



盡而不得盡者惟婦盡之否則非婦矣于是屏膏去  
沐徹其環瑱絕跡戶外椎髻縞衣惟堂上起居服食  
是庀且念諸姒多子女累遂力任無怠適其酸鹹時  
其寒暑精潔合度澣濯完好依依膝下汝曾祖父母  
脫然忘其有季之戚也如是者十二年而汝曾祖沒  
又如是者十四年汝曾祖母沒凡汝曾祖父母一喪  
一殮一作一息惟節婦是安者合廿有六年及塋時  
汝祖病甚汝祖母日侍床第不得離殯祭牲醴粢盛  
黍稷賓朋弔客盤飧供具外則余仔之內則惟節婦  
任仲母輩若不與聞也者余殊不憚曰獨母事也歟

卷之十八

家乘

四

哉勞也節婦泣然曰是何言歟自竭自靖祇完吾事  
而已我有舅姑未亾人之不能爲仲代也猶仲之不  
能爲未亾人貸也且地理陰陽以忌感而曳掣者何  
限惟汝所欲爲而不汝拂幸也又何求焉苟藉汝獲  
安舅姑之靈于地下未亾人之事畢矣敢旁諉乎余  
爽然自失者久之節婦救具素饒有爲節婦親者以  
窮告節婦思有以賑之呼余語以達諸伯余曰母蓄  
頗豐何語余爲節婦正色曰余未亾人何蓄之敢私  
汝自今噤口勿復言余蓄矣蓋節婦之淑德美聞自  
幼已彰動靜纖悉謹而有法德至仁熟不言而四體

喻如此惜余貧且賤其言輕不足以達天子之庭發其幽光而褒錫之世爲天下婦則使節婦盛德至行抑而不彰非余之罪也夫非余之罪也夫小子識之璉旣受命因思男理外事其功德惠澤見于世施于人可筆而書銘鐘鼎而勒旂常至于婦人惟酒食是議非節與烈不可得著其仁孝至善孰得列而顯之惟徵諸所稱與其所思而已余父于節婦爲猶子也以猶子而稱之不容口如此思之而沒世不忌如此其德爲何如耶豈一節足以盡之耶憶節婦之沒也璉生十三年矣其婉婉大順之度無疾言遽色純粹之德容尚能彷彿于心日間敬爲次余父之所以語璉者附于後補狀所未及少紓余父之思且以諗來者知所考德云戊午三月姪孫璉謹識

卷之十八

家乘

三

端非清與然不河野善其才幸至善其德而顯之  
入可筆而書銘鐘鼎而勒旂常至于婦人惟酒食是  
議非節與烈不可得著其仁孝至善孰得列而顯之  
惟徵諸所稱與其所思而已余父于節婦爲猶子也  
以猶子而稱之不容口如此思之而沒世不忌如此  
其德爲何如耶豈一節足以盡之耶憶節婦之沒也  
璉生十三年矣其婉婉大順之度無疾言遽色純粹  
之德容尚能彷彿于心日間敬爲次余父之所以語  
璉者附于後補狀所未及少紓余父之思且以諗來  
者知所考德云戊午三月姪孫璉謹識

語餘漫錄卷之十九

長男璉文儀甫著

家乘

庭範紀畧

家君諱皓字惟晦爲先大父守中公第二子也大父弱冠隨曾叔祖民部練溪公儲役中都以宦籍冠軍穎上屢試不第乃就成均棄制舉專心講學與練溪公宗子敬承公相磨勵爲范晞陽祝無功焦弱侯諸先生所許晚年學成德盛鄉里推重年三十二而生家君五歲隨大父出石蹶被傷悲啼未已移其石于路傍曰無蹶後人大父以此奇之

卷之十九

家乘

一

八歲途有遺扇家君坐以俟之有頃遺者至還之大父怪其晚歸遍覓知其故大悅

體常多病年十五大父爲議聘家君私語大母曰兒質弱恐不壽若娶悞此女幸告大人勿聘也大母曰兒具此念當得上壽矣

七歲大母吳氏沒繼大母范氏年十七歸大父家君事之以孝著內外無間而大母之視家君也亦無異所生及大父沒家君事之也倍加于初內外斬斬事無大小必稟而後行今大母六十有七矣五十年如

一日也族中之訓子若孫者皆取則于家君且傳之家乘以爲模楷云

大父沒時予叔氏五人長十七次十二次十一次八歲次五歲皆大母范出也家君素砥勵名節言不妄發行不由徑及大父既卽世遺孤纍纍家勢難支鄉人忌嫉者外謬譽之爲聖人實伺其隙曰看假道學今且何如家君知之自持益堅食不甘味寢不安席兢兢業業爲之教養爲之婚娶中間亂離流徙飢饉備嘗艱苦幾三十年及甲午五叔俱成室家家君欣重任之克荷也擇日以牲醴薦廟告無罪焉鄉之父老無不嘖嘖稱羨向之議者始心折矣

卷之十九 家乘

二

伯父惟和公年廿九以勞瘵卒無子伯母黃矢志自勵家君復念吾家李氏祖妣以勁節肇基高曾祖妣程氏金氏又以苦節著欲益堅其志以承家風乃謂伯母曰余今舉子瘖矣若復生子當以後兄于是每夜祝天願早舉子越丁丑果生弟璋卽命送伯母鞠育今已舍館弄孫矣平居勅吾母勿見形迹且蒞事之如姑閨中不敢作笑語聲恐傷寡婦之心也

大父卒之二年長叔霽懷公年十九亦以勞瘵卒遺孤瓊僅五十日媼戴氏素性貞烈家君戒予母委曲

調護以成其志撫幼孤安少婦種種苦心不可筆寫  
今瓊弟年廿五矣亦舉子矣  
諸叔婚娶既畢家君倦勤之餘欲少謝事乃以家政  
盡付諸叔諸叔皆不欲任于是始議析炊大母范曰  
自汝父沒凡所以秉家政禦外侮濟荒亂毋墜先人  
遺緒者皆汝兄勞也產宜獨厚家君遜謝非己力爲  
文一篇首述大父德澤次述遭際艱難卒歸于大母  
范之教養伯母黃之贊助諸叔之藹睦下及僮僕之  
承敬也夫旣邀天眷以完我人子事焉敢貪以爲己  
力乎卒均受無異

卷之十九 家乘

三

五媵金氏者以疾沒外家素行浮薄乘釁索金不遂  
控官詞連寡媵戴氏家君曰媵居蒙誣是宜爲之養  
耻幸余室亦戴姓可代往遂令余母赴鞠世之人擇  
利自便者比比臨小利害雖父子不顧者有矣况妯  
娣間乎家君之能刑于也如此

順治丙戌間山寇大起所在焚劫一日寇千餘人屯  
于閭左強脅爲質家君以食指衆不能避乃閉家人  
于空室而獨立門外人曰子盍避諸家君曰吾何避  
吾父兄以孤寡昇我有死以告無罪耳于是潛然泣  
下人亦泣曰子今之古人也吾知免矣果竟獲免

適德昭朱公姑家君同胞姊也。大父特愛之，德昭懦而少謀，余姑憂焉。間以語大父，大父曰：「有汝弟何憂？爲及大父沒，泣謂家君曰：『弱質將累汝，奈何？』家君時未有以應也。然心領之矣。後姑及德昭公相繼而沒，丁亥戊子間，土寇大作，德昭公長子爲賊所害，房舍盡燬，僅遺幼子。由中年十三來奔，家君泫然曰：「是吾之責也。夫命之就，傳爲之議，聘余母舅爾。恭戴公好義者也。以其姪文字焉。結禱之夕，家君囑之曰：「此非汝族，勿以安樂不思。汝家于是泣，由中亦泣。次日，令新婦歸家，見廟拜舅姑于墓，拜族人于庭，然後返。朱

卷之十九

家乘

四

氏之父老，無不感嘆，謂家君惟不輕諾于姊氏，生存之日，故善全遺孤于姊氏。既區之後也。星江查名先生有文記之。

祖姑曰鳳娥，大父同胞妹也。適戴氏，祖姑丈早卒，曾大父憐其志，以田食之，終其身。大父欲卽所給田爲承昭祀事，不果。家君承志，求祖姑遺塚于荒榛間，壘石封土，樹碑以記之。復爲置田，述節婦之功，遺其叔之子，又爲標其節，概入海陽邑誌。中戴之先達孟全先生者，覩其事爲之記焉。

曾大父沒時，餘少金帛，爲大父交遊之資。大父胞弟

叔祖信可公早卒子曰旣白無良大父沒僅數日爲羣小煽惑將謀操戈入室家君念切同祖乃怡然不與之較數年月計子母以與之而釁端遂息是時風俗日惡少年乘生死存亡之會挑釁鼓禍一墮其術必致瓦裂非家君深燭其故以忍濟之幾幾殆矣大父之石交敬承公對大父靈呼之曰守中可謂有子矣且爲文以美之

順治戊亥間頻年荒旱斗米錢數千家君計粟于家人足給外餘悉分以給貧者由親而疎量口而與之或曰恐以不繼賈禍家君曰吾以求吾心之安耳吾有餘而人不足與其克吾廩何如克人腹賈禍與否吾何暇計之

卷之十九

家乘

五

里有貧人病旣篤以其廬售于家君旣成事有某者謂彼先典爭之病者得吾錢已散其妻見夫病且死又爲其所欺欲不俱生家君曰是宜求諸己也告于大父大父曰兒勉爲之卽令張燈夜往大母曰道遠勿夜行家君曰欲取者宜緩緩則思義欲與者宜急急則忌怪卒至其家示以券焚之

家君秉性剛方而應事接物則和易鎮靜變難之來惟以義命自安故心無動搖畱滯坐輟假寐人以橫

逆加者則曰吾實不德于人何尤遇事果斷勇于爲善嘗語璿等曰人皆教子討便宜吾獨教汝學吃虧汝愛便宜人亦愛便宜誰當受吃虧者此中功夫甚難汝當于難處用力其爲學宗程朱闢二氏大意謂吾儒萬理皆實二氏萬理皆虛實則有爲虛則無用最喜昌黎原道從顯處指出吾儒之功用點破二氏之荒唐他如說玄說妙俱不足服二氏之心云凡家君之言出于躬行實踐之餘又經多故磨鍊操心危慮患深故語歸實際大概如此詳于別錄

右紀略輯自乙巳時不孝旅寓吳門交親有道一

卷之十九

家乘

六

時投贈鴻篇哀然盈冊去秋家君八十因彙付副  
副題曰儀典堂賓言孰意稱觴後纔八閱月以康  
寧健旺之身遽嬰疽患未半月而沒實康熙丁卯  
五月初一日也嗚呼痛哉不孝孤追慕攀號無所  
逮及竊惟納銘幽堂著傳誌乘用昭潛德告于無  
窮自古及今未之有改謹從苦塊餘生中因紀略  
之舊補續世次于左敢丐

當世立言大君子採擇焉

謹按汪姓出魯成公次子生而有文在手曰汪食采  
潁川曰汪侯漢龍驤將軍文和公渡江而南家新安



至隋末越國公華及弟開國公鐵佛以義旅保有六州之地歸唐受封以故吾郡著姓莫兩族若文章德業理學氣節載在史冊郡乘者後先輝映惟先世出開國後唐季志高公自婺源鳳亭里遷休寧旌城宋進士孟宜公再遷石田明永樂間欽禮公諱讓始由石田徙居南岍曰金墪以誠孝開基邑侯何文川公類其堂曰誠孝感奕世相承敦倫植行五傳至孝豐尹諱燦精悍廉潔勇于自任勤歷兩邑皆雷異蹟子大之公諱汝器先君高祖也曾祖諱元龍侗儻多大節蚤卒祖諱伯魁父諱嘉訥先君其次子也母吳氏孺人以萬曆三

卷之十九

家乘

七

十五年丁未八月廿五日寅時生于石田廣平山之書屋以避痘疹故寓此幼有至性剛介謹厚善談論辨析道理必源流精確曲折盡致不迂不腐聞者忘倦與人處重然諾不以生死窮達二其心接引後進教誘不倦見人有善推獎延譽惟恐不及目不視邪色口不出惡聲不聽無稽之言不涉非聖之書所讀惟四書五經及通鑑綱目性善悟獨攄性靈不蹈襲前人語每有會意輒隨筆疾書不假思索不事雕飾天然之趣無陳腐卑弱之氣然不自愛惜以故存者絕少生平不問星卜嘗曰人之聽星卜者皆冑中無

主耳理之當行雖凶實吉行悖于理雖吉實凶問則  
祇增疑貳耳至其持躬涉世雖未嘗矯俗以干譽若  
禮法所關則斷斷不肯諧俗隨衆以爲同也吾鄉聚  
族而處娶婦之日族人以次入賀觀新婦之德容以  
卜兩姓之慶其弊也叫囂任意雜沓無忌先君深惡  
之念未有以變也會不孝初冠偶爲所誘先君怒不  
孝跪謝良久時天大雪夜將半先君殊不令休遂致  
昏仆不顧也祖母已就寢聞之驚掇始甦詰朝聞者  
吐舌自是族風少息其特立獨持類如此寓姑蘇日  
爲奸人所詬旬日間竊三百餘緡以去保者卽其母

卷之十九 家乘

八

勇也饒于資未有子因撫其甥子以爲後用是機可  
坐制責有不得卸者不孝歸道其故先君偶亦動念  
隨反厥衷亟呼不孝等語曰吾聞欺獨者不祥貪餘  
者有災前旣以不慎致悞今復瘞禍機耶彼卽不谷  
我獨安然無滯碍乎在彼不失舍己以代甥在我難  
免扳人以利己兒其休矣貧窮命也噫怨欲不行聖  
門難之此真懲忿窒慾之學也聞高彙旃先生倡道  
錫山熊敬修相國闡學金陵顧謂不孝往受學焉其  
乖裕後昆爲作述之本不使終迷于所嚮者又如此  
自六十以後家居沉潛經史不出門戶怡然無願外

之思丙辰春丁繼母范太孺人艱哀慟踊躅不以老廢禮其秋七十初度爲戒五則示不孝等不得稱慶閉門謝客族先達暨遠近碩彥亟稱之癸亥年七十有七邑侯俞公學博張公以賓禮請辭不獲命遂以蜡月十一日祇膺 寵命而張公謂年來大典雖罔敢不慎然清夜捫心惟斯人爲無愧爾晚年所見益高一切外物無足以入其胸臆者故討尋經史暇卽閉目恬睡所謂玩心義理之微放意塵垢之外者先君有焉旣屬疾自知不起呼玠兒謂曰癰疽旣潰大命將隨之矣遂泰然安之略無痛苦之狀自初病迄

卷之一九家乘

九

終將半月呼語之外竟未一啟唇聲息調和惟默然靜定任兒等環請終無一語之遺嗚呼豈所謂存順沒寧者非耶古昔先哲得正全歸神明內歛不以俗情自累者寧有幾人哉距生時享年八十有一配戴氏孺人雙溪鍾隆毅臺公女也靜恭純一佐先君承先裕後不避險阨委曲調護贊助之功爲多先二十六年而沒詳具別狀生男四長卽不孝璫湖廣武昌府學庠生次璋出嗣伯父惟和公次璞蚤卒次玠女一端適雙溪吳公子猶龍孫男五人曰鈞長沙府善化縣廩膳生璫出曰鑑蚤卒曰鏞鏞璋出孫女四

長適板橋楊魁仲公子昌禎餘未字不孝因携兒鈞  
赴楚闈以五月十二日得患臂疽之報卽于次早促  
裝就道晨夜奔馳千五百里之程僅九日爾何圖得  
報之日先君已先此十二日而逝矣一慟幾絕空文  
何益嗚呼痛哉徒抱終身之恨懷無窮之悲而已亟  
搜遺篋僅得所著記序論雜文兩卷詒愚集兩卷穆  
奴傳一卷偶錄兩卷不孝孤不克其所樹立以顯先  
君之教飲血恭錄曰孚室遺草益以埃考德者之徵  
云

先考遺事

卷之十九 象乘

十

鼎革之初凡被賊被兵之地家人婦女流離播遷鮮  
有不遭其毒者吾家寡弱老幼共三十餘口先君子  
然一身挈之奔竄或先事綢繆或臨機決計有蒼黃  
甫出而賊猝至者有扶携欲歸而兵慘劫于將到之  
頃者有途遇而預匿影草中者有偶不及事不得已  
而閉門矢死者往往獲免所差晷刻出所當出歸所  
宜歸遇而不遇矢死不死間不容髮俾吾家婦女始  
終未見賊與兵之影無愧無忤無嫌無疑玉潔水清  
苟非先君至誠積中機宜動合未易幾也德立才足  
有感斯通又可見矣行顯二叔父曰此吾兄主家政

之大節當附錄以垂永久

先妣戴孺人紀略

先妣戴孺人雙溪鍾隆里性南號毅臺公女也其先出南唐銀青光祿大夫忠恭安公喬至宋龍圖閣直學士處公始遷雙溪贈奉直大夫孟通公是爲毅臺公世祖也始祖孟文公徒步涉萬里省祖展墓于西川以孝子順孫照耀新安名族志毅臺公倜儻達大節無忝祖風壯年蚤逝外大母張孺人矢志礪節嘗齋沐薦乳其姑予母其季女也胚胎固有自矣疑重沈默毅臺公昆弟四人公沒伯氏居南公秉家政剛

卷之十九

家乘

七

正端方庭內肅然嘗指予母曰此予弟遺珠也勿輕字與予祖兩相慕悅復選壻而契予父遂締姻好焉和謹莊靜動協矩矱族黨內外交賀爲賢婦當是時戴宗以鹽筴起家故奩橐頗豐予祖一經自喜不問生事甫浹旬予父卽欲奪其資用遷有無以佐家計予母無驕吝態探橐盡出罔敢或私遂終其身無金珠飾伯父蚤卒伯姒黃性貞苦節予母莊事之如姑克承予父隱旨割所愛子璋出諸懷而子之叔姊五人一早寡性亦如之予母委曲調護以堅厥志事繼祖母范婉順將迎常得其懽寬御下而儉持身內無

完衣非補綴如懸鶉不已生平雖清水亦不肯妄費  
曰彼固取無窮而用不竭者然非提汲能自致乎其  
儉而愛人類如此予父性嚴毅當大父之沒也纍纍  
幼弟五人教養婚娶調度出入俱在掌握之中界限  
井井嘖笑不輕予母每怡然安之曰爲阿家婦自應  
爾爾晚近風俗偷薄叔娣中有金姓者以疾沒乃父  
誅求不已控諸邑以齟齬故連戴氏戴氏者卽性貞  
而早寡者也以孀居蒙誣予父患之謂予母姓同可  
冒往也予母愀然曰出質公庭辱莫大焉他事惟命  
予父笑曰汝愛其身汝孀獨不愛其身乎苟不能權

輕重以完全其大異曰何以見吾弟于地下亟勉爲  
之無拂吾命時予母瘋疾初愈及赴鞠驚悸頓撼訟  
雖未終而疾日以甚嗟乎世之人擇利自便甚有父  
子不相顧兄弟不相恤况妯娌間乎吾父承先裕後  
克成有家內外無間言者實吾母贊助無違之功爲  
多觀此可以知其大概矣外大母張孺人遺衣一襲  
予母珍藏毋敢褻曰見衣卽如見吾母焉病且革命  
以原衣歸舅氏俾舅氏知妙之不忘先靈也嗚呼其  
孝友天性固如此行謂稍享優游與予父偕老百年  
少伸不孝等孺慕之忱何圖旻天降割未及中壽而

終蓋予母幼而失怙煢煢在抱長歸予父遭寒家再  
造之時予父方淬礪進取以義制恩絕焉無內之顧  
三十年不爲製一衣具一飾悉皆少時所服習也雖  
貽之以安可告無愧而督範過中于予母亦良苦矣  
繼以飢饉亂離奔竄中年遽嬰痼疾展轉艱難及至  
五十獲離牀第未數載復遭疽患竟以不起計未嘗  
得一日舒眉之樂也嗚呼痛哉屬續時呼兒婦曰善  
事乃翁堂上太姑春秋高矣予不逮終婦職伯大母  
老年勁節宜加意承順汝曹勉之毋替我命餘無及  
也爽然不亂而逝祖母伯母實共聞之發其篋蕭條  
慘淡無一長物夫而後益知予父子母之爲果不可  
及也嗚呼痛哉不孝等哀籲號呼不能自生計惟得  
大君子錫之銘傳則榮同華袞矣而哀荒無緒每一  
舉筆而摧心裂胃僅志其一二若此天地鬼神實所  
其鑒不勝哀祈之至孺人生于明萬曆丁未九月廿  
九日子時没于清康熙元年壬寅九月廿三日酉時  
享年五十有六子四人璉璋璞玠璋出嗣伯父璞蚤  
卒女一人端遠雙溪吳公子猶龍孫二人鈞鉅

捺節紀略代弟

孺人姓黃氏世居休寧高場里黃爲休寧名家族大

而顯外大父方塘公以德行重于鄉三應賓請奉  
詔錫爵一級母其季女也兄太學旋仲先生孝友悌  
義今年及耄耄客寄江右而鞠子哀之情至老不衰  
母旣毓德有基矣聰慧孝順自其幼時凡諸女事不  
教而成組紉織紵巧莫可及方塘公素竒愛之時大  
父守中公肄業南雍與方塘公交契遂許先君委禽  
年十六賦于歸家素饒不以富貴怠克守家法逮事  
太舅太姑恭慎婉婉先君惟和公諱暄少有軼趣好  
竒負氣不肯隨人後軒騰不羈而事親友弟悃悃無  
華大父時有意督過之終不辨曰天下無不是底父

卷之十九

家乘

四

母壺以內嚴威整肅吾母莊事之不啻舉案齊眉也  
年二十九以勞瘵未舉子而卒病革母以遺言請先  
君笑曰嘻余何言人各有心非我所知也母心領之  
旣卒母力疾視喪不敢以一死了事念先君以卓犖  
正氣齋志以沒冢嫡未續苟遽投繯拒飲不顧餒人  
之鬼斬人之胤女子情至之事非婦義也于是益自  
刻勵居處嚴潔力佐家政以處置嗣續爲務歲丁丑  
而璋始生本生父諱皓卽舉璋以後先君母欣然曰  
是可以爲汝兄後矣煦濡卵翼自始孩命名及就傅  
婚娶不少旁委備盡艱辛毋論璋已長不覺其爲抱



子也卽本生父母亦不忍以此傷其意逮本生母戴孺人屬纊之頃于是命璋同兄若弟拜床下哭訣且呼戴孺人曰汝兒璋在是夫而後始知璋之身胎于戴孺人而育于母也居平不欲少露造次之際則不使璋終昧其所生非明大義持大體其孰能之幸天鑒母忱璋今舉子三人矣長者識書計次者知數日矣大母范孺人大父繼室也母年與之相等斤斤如禮罔敢失分寸以率先諸介婦范大母亦勅諸介婦師事吾母母則隨宜訓導各當其可經母指授俱稱爲賢婦云諸從父爲兒時抱持噢咻亦惟媵是依及

卷之十九

家乘

五

長則別而有恩大母胤育旣廣大父老年願養一以委吾母滄瀨烹飪必躬必親蚤暮寒暑飲食必以時大父稱之曰賢治家有常法早作夜休課勤警惰其飲食器皿必精以旨其衣服無故新浣濯縫紉必潔以完庭宇洒掃必肅以嚴金玉其音跡絕閭外笑未嘗見齒怒未嘗厲聲今年七十有三矣雖親昵如子婦未嘗得見其衣裏古所垂內則烈女諸篇竊謂若猶未及其嚴謹也璋獲奉溫清仰承慈顏賤且貧不克少盡孝心獨念母之愛其子也異乎人之愛其子也人之愛其子也愛其子而已矣吾母之愛其子也

愛先君也愛先君因以寄其愛于後先君者寄其愛于後先君者而後愛先君之心始慰是吾母以不幸之遭逢茹荼負重以曲折而全之一念所至精貫金石孤幌寒帟垂五十秋惟是勵風維俗有道君子之事謹述其撻節大略走于揚厲之言豈惟爲吾母後者是則而效之或亦于名教有助云爾

先妣七旬冥壽告詞

霜露既濡悽愴必有春秋代謝怵惕常懷誠以如將見之實非其寒之謂况吾母違養十有五年望雲影乎松阡承朝夕于筵几慶逢初度淹日月之易流誕

卷之十九

家乘

六

登七旬嗟滄桑之大變神座懸悅不覩分甘含飴寶篆焚香惟存杯捲口澤痛古稀之竟古悲老傳之徒傳慘淡秋光神明交于恍惚孰云合諸天道炳烺玉燭慈信致乎或使敢謂盡于人心信乎不可度思允矣樂與哀半幸椿庭無恙差慰母心魄奠重泉知貞珉萬年不息婺輝雲表報介福于祀恒新奚酬浩蕩春暉謹托樽盞聊罄涓滴秋實祇此裸將尚享

賓筵紀事

癸亥之冬邑侯俞父母奉 詔率舊章舉行鄉飲察及吾父遂率僚屬合詞肅啟以請吾父因辭不獲命

迺以蜡月十二日祇承 寵命先是縣學師張諱問  
達者揚州江都人也以孝廉掌教諭事學問淹博抗  
直自喜雄視一切既蒞事振刷學政作興士氣以謂  
鄉飲之章乃 朝廷養老尊賢之盛典也世風日下  
浸成蠹竇力欲釐革積習于是懸示曰休寧縣儒學  
示為嚴禁舉報鄉飲陋習以重典禮以安耆老事烙  
得休寧陋習官役視為奇貨不但舉報賓耆失實而  
不應舉報之人受害尤多其弊皆起于未曾舉報其  
人先發名帖通知以致城市鄉村但有年登六十以  
上無不擇肥詐騙每家三兩五兩十餘兩不等有包

卷之十九

家乘

七

三年五年十年不舉者有包其終身不舉者又生員  
保舉必用學院考案前五名云是舊例恩典夫以舉  
報賓介為恩典則鄉飲酒禮為學宮之壘斷可知矣  
更有甚者此役方去彼役又來縣學獲免府學又來  
耆民應接不暇谿壑難厭每逢秋後多有拋棄其子  
孫家業躲避他方待燈節後鄉飲禮畢方敢回鄉土  
者是 朝廷本以養老而老者不得安其生地方賴  
以維風而風俗日以滋其弊典禮用以教孝而為子  
孫者不得畱養其祖父于家以度歲本學久知弊害  
不勝切齒本月十五日奉有鄉飲之憲檄到學隨于

十七日赴府謁見備將前項弊害逐一陳稟荷奉本府正堂姚洞悉輿情撫恤爾耆老飭行釐剔本學同心共濟承准本縣盆遵奉本府學道德意矢天誓日不發一名帖不差一硃票定于本月廿四日午時傳集正貢陪貢及本學品行端方安靜不擾廩增附生員齊集明堂焚香公議大賓介賓姓名牒縣轉詳本學雖無撫字斯民之責實切綏靜耆老之心爲此示仰闔縣城市鄉村耆老人等知悉爾等好自顧養天年安爾家樂爾業守爾田園受爾子孫晨昏奉侍毋得聽人詐嚇致有驚擾輕去其鄉土但有一人私家

卷之十九

家乘

七

指稱本學及生員名帖硃票者俱係詐僞卽時赴學口稟以憑立拿解府究贓枷號按以欺官取財之律配發擺跼王法稟稟本學言之亦不寒而慄各該人等好自洗心改過毋輕以身家試法特示爰是年來所舉頗稱得人然猶以爲未慊于懷暇日與其所善之士葉子令侯胡子翼又吳子懷萬欵語良久因笑曰貴邑未見有眞賢者令侯對曰吾師何言之易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曰然然如吾子數人而外吾實未之見也對曰爲吾師所得而見者非佳士也佳士豈吾師所得而見之耶師因笑曰無佳士爾有則烏

有不知對曰賢者巖處隱居師固未必式其廬而致其願見之思也有之而能致其來則又非賢者矣張師于是瞿然自失必欲叩之令侯諸公遂以家大人姓名對且言其狀張領之及是冬憲檄到學張師遂以家大人姓名從令侯檄括其梗概牒縣此康熙二十二年十月初十日事也牒縣後張師隨往旌德迎學院送試然時往來于懷也因憶令侯嘗語及于璉以謂璉嘗及朱耘逸先生之門因欵朱師訪之朱師極口道大人之德不愧斯席張師大喜各滿浮大白曰可慶余所舉之不虛也其用心如此十四日令侯

以其事特聞大人促璉固辭十五早入城晤令侯諸公皆曰不可辭矣且張師已公出歸以復于大人大人以足疾不能行禮因以領席之議作書喃之令侯曰以僕之貧且賤日夜求所以承顏于膝下而不獲一當吾兄委曲推置遂以八十潛篤獲伏登名薦剡紆子罪于萬一博堂上之親顏生我知我畢萃于吾兄一身矣其爲高厚誠畢生莫可圖報也豈浮詞所可溷謝哉抵舍將吾兄至誼傾倒于老父前惟欲然報稱之難是懼耳故一切耀耳目之事欲盡歸于平淡焉或亦闇然之遺意欵僕竊思有以成就之不敢

重違其意是以特字奉啼至期懇將席面領在吾兄  
宅中然後詣前領回可也云云令侯復書曰接手教  
已悉尊翁老伯深意以之經世則夏王之不矜不伐  
也以之求志則顏子之無伐無施也敢不成人之美  
而猶以世俗詫閭井小兒者相勸耶云云十九日縣  
父母發下紅書請啟曰恭惟一朝廷例以舉行鄉飲  
實乃養老尊賢之盛典也今有鄉賓汪皓年七十七  
歲居心平易制行端方事繼母六十年孝養稱于宗  
黨撫諸弟如一體友于著于鄉閭夜寐夙興務實踐  
于躬行不用祈神問卜慎終追遠惟率循乎大禮未

卷之十九

家乘

十一

聞建醮脩齋教子得肯構之傳三老皆式其里治家  
有威如之吉六婆不入其門斯地斯人求之先民無  
愧色可師可法載之邑乘有餘芬用光賓筵永砥末  
俗預此告虔謹啟敦請 兩學公啟同此 十二月  
初九縣父母發名帖請于十一日會饌璉乃以初十  
日入城至期領席面于葉先生宅下次日作詩一首  
謝張師師一見大喜諄諄以借光爲言坐少頃出其  
所纂王陽明先生年譜屬余訂又陽明先生詩二冊  
屬余選余再四遜讓不敢乃曰年翁不必讓吾知子  
久矣余因領二書歸寓僭爲訂定其上張師詩曰聖

皇握鰲極率土揚休光藹藹南國彥龍舉遂鸞翔芙  
蕖涵朝露松泉淨玉鏘要觀黃白勝振鐸掃批糠書

閱萬卷破筆走四筵僵文章謝班馬道術抗陳王天

根月窟秘探躡傳業長

所著有易經辨疑

圭臬星經輿穿貫

無遺方

有治河議四卷

明德而新民得志衆共將明德而新

士青氈所獨當所以循循誘于焉秀碩良雅念教輔

治惟弘臧厥臧淳古日已遠滔滔一柱防坐令化成

典煥汗重輝煌家君葑菲質猥託酣賓觴松柏籠蘿

古蒹葭倚玉香涓滴寧溢海峨岷不讓壤古意有如

此中情難具颺敢云風聲樹淥雪動遐荒大矣甄陶

卷之十九 家乘

三

化萬殊樂太康又詩謝邑父母曰天地開昌運乘時

風雲附瑚璉重竒珍杞楠求偉度吾侯蘊略宏小試

振初步山城經亂離殘黎困昏霧實藉寬大恩俯仰

勤噓煦侯來靜以恬不解釣聲譽歛急獨見緩賦迫

不聞怒藹若回春陽到處山花吐又如燎原旱頃刻

沛甘澍休徵旣屢臻淳茂歸陶鑄士氣益以興盪滌

震寂寤如何雷藻鑑猥垂家君顧齒縱及耄耄德只

安我素真成市骨慙無乃始隗誤勸賞豈必編浩蕩

神周祐九重念元元循良飭吏路憲長及大僚擢自

親民牧書屏姓字香竚看帝心注歛惠衣被咸快觀

和風布傳頌播歌謠匪敢私所慕 十二日將席面  
令芳兒先送回家諸弟迺至中堂設香案擺列案上  
大人衣頂在前諸弟在後焚香謝恩然後將席面獻  
于家廟前告曰孝孫皓少小質弱未克讀書詩禮之  
聞祇承庭趨長欲砥行賦性拙愚艱難險阨徧歷無  
餘匍匐屣勉敢云遂初既邀天幸粗追罪誅顧影懷  
慙浪得美譽不謂羸尪耄及老踰夙夜兢兢情過聞  
虛如何賓席謬揀到予天眷良厚勞則我歸母氏聖  
善孝養我誣羣季克恭謂兄友于不耕而穫不菑而  
畚無妄之福俯僂趨起恩膺帝錫饌自天厨凡此寵  
異惟我祖敷馨香敬薦以享以孚後此夙夜敢緣耄  
踈業業翼翼勵我晚塗列祖列宗尚其相予尚享贊  
禮者子上公孟唯公是夜將席面魚製二棹請贊禮  
者及合家同享仍三牲肉一方製爲小員子并粉湯  
合家婦女同沾之是日預啟辭十門賀曰皓以涼德  
濫叨恩筵踏地跼天深用慙懼方切過情之足耻詎  
敢邀寵以爲榮爰抒鄙衷敬辭光賀謹啟十六日余  
歸自城領扁式曰敦行可師越乙丑復致書張師曰  
老師司鐸于吾休者有年矣擁比著書振興士類凡  
在教育中者無不人人飭勵趨然思奮璫以負米之



身萍踪無主遂使人師在望函丈未親曩者因緣幸  
會介于葉子始得一覲光霽叙謝未終老師不旁及  
他語卽以陽明先生年譜詩稿見授俾之論定遜也  
何知徒增望洋之嘆而已雖勉攄一得請正知鄙淺  
不足以稱尊旨也夫以老師尊宿顧與後學相引接  
汲汲乎思有以進于古人而不知其地望之崇高勤  
惓如素交如此宜其學問淵源日就高朗也別後隨  
鼓楚棹遥望岳雲曷勝企切卽欲修尺一奉候誠恐  
宮墻峻邃無容門外者妄窺敬仍葉子回棹之便附  
致區區伴以祁葛一端原扇一握深愧輜囊尚異鑒  
其意而存之千里遥惟祈爲道自愛不盡不盡張師  
復簡曰遠承垂注榮感如何佳韻字字珠玉何推許  
過情耶向亦公評所協非有私好也雖大典攸關人  
心風俗攸賴毋敢不慎然清夜捫心覺年來惟斯人  
爲無愧耳藉光多矣何反齒及使還肅復不一問達  
頓首

先考奠詞

嗚呼痛哉孰謂我大人果竟無一言遺兒等而遂飄  
然長往也又孰謂惘惘焉遂以歷五旬日也憶兒甲  
寅楚歸大人年六十有八兒念將登古稀寧甘淡泊

決意相守不敢之他乃吾鄉萬山如鼠在穴株坐取  
困安親無術萬不得已以戊午之冬復鼓楚棹而初  
念荒矣遠遊之聖戒隔晨昏于萬里心旌搖搖曷  
敢一刻放下每寄意于篇什可覆也庚申歸省則大  
人七十有四矣健飯康寧矍鑠猶昔聞江右徐于昭  
寫生有神因侍遊屯川驗其寫法遂偕舟以閏八月  
十五日抵家以健旺之時親傳喜烙俾兒今日奔歸  
淚眼模糊依稀如承色咲也嗚呼痛哉去年八月榮  
躋入表兒以五月歸來愧貧且賤無足以怡顏者賓  
朋齊集時大人周旋閒適不減少年何意過此以往

卷之十九 家乘

語

僅入闕月而遂淹然長逝也嗚呼痛哉原意慶祝後  
畱侍左右稍盡愛日之忱于萬一何圖鏞孫以病適  
返頓權變計不得不再出也拜別之日爲十月九日  
大人先兒蚤起侍食時尚倍兒殮方恨華祝纔成雲  
瞻又切豈計七著狼籍溫語叮嚀之頃竟爲終天永  
訣之候乎嗚呼痛哉卽今春玠兒郵報每以果安爲  
喜豈期瘍疽小患大命竟隨之耶嗚呼痛哉據玠兒  
云自初患迄終聲息調和無痛楚之狀然默然靜定  
雖閒言亦不一啟唇任兒環請終無片語嗚呼痛哉  
得無嗔兒棄親不顧以夫羣之高年尚鼓遠遊之棹

耶抑諗知兒等不肖莫克負荷托之空言無益耶又  
意者神明內歛心如太虛得正而斃焉斯已矣遂不  
欲以俗情自累耶將規模素定抑抑身教何行非與  
無言之深于有言耶嗚呼痛哉在大人可謂能終矣  
獨是兒自省事以來凡侍鄰下與離鄰下庭闈之內  
數千里之外一動一靜一飲一食一舉筆一交遊或  
順以從或拂以違無不以嬉大人爲念而今已矣無  
所用其心矣無所施其嬉矣嗚呼痛哉况竊奉教於  
君子喜懼聖戒已拳拳服膺于十五年之前迺親年  
既日益加來日又苦無多而故犯之于十五年之後

卷之十九

家乘

五

遂使生未能侍湯藥親扶掖撫搔痛癢于床篋沒不  
能視飯盃手櫛沐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于附身呼  
天號地空文何益讀書之謂何學道之謂何顧憤憤  
如此滔天之罪尚忍言哉尚忍言哉逆天違聖萬死  
莫贖矣捫心自省萬辭莫解矣天乎不知兒何所獲  
罪遂使兒顛倒錯脊至此極也嗚呼痛哉棄兒未久  
陟降於昭尚鑒兒寸衷也嗚呼尚享

小祥告文

嗚呼哀哉大人棄兒等忽焉替矣兒以衣食之故不  
能守廬如制越在千里之外徒東望蹕踊而已去歲

此日尚未得報祇覺一日侵晨忽焉心動如爲刀所  
割方驚訝爲心痛少頃卽愈遂不以爲念因不復記  
其何日也豈卽吾父靡留之日耶抑或先日念兒相  
感耶嗚呼卽此一事兒罪之大擢髮難贖矣昔曾母  
嚙指而曾子心動未聞曾子漠焉置之不卽奔歸也  
况乎以大耄之高堂天涯遊子遠在千里旣覺有異  
尚惘惘焉竟不念及徒有相通之呼吸終置關情于  
膜外至十二日而患病之報至而後促裝遲矣無及  
矣非玠兒力疾支持所以視藥所以附身及殯宮雜  
節匪謂其心已悛庶幾誠信無悔不然有兒與無兒

卷之十九

家乘

庚

等矣嗚呼哀哉按古者廬居之制寢苦枕塊始終不  
越殯宮兒則僅百日爾不得已背靈筵而遠出客邸  
哀懈不克振拔通天之罪尚忍言哉抑且未能卜吉  
以時安厝矯俗有心實踐無力在天之靈得無恫乎  
兒日來漸向頽靡目昏腰痛腳氣時發誠恐荒落遺  
吾父羞又玠兒吉夢杳然僅可慰者璋兒沉疴全霍  
耳嗚呼大人之聲音宛在耳目間心志嗜欲不敢忘  
于心然傾耳則不可得而聽注目則不可得而見矣  
可承者惟心與志苟又悠悠弗果焉能爲有焉能爲  
無父亦何樂乎此兒乎匪菽伊蒿之痛詩人先獲我

心也嗚呼哀哉荼蓼之毒一載纔周風樹餘悲百年曷已如左之鑒當無間脩阻也尚享

通告遷柩文

嗚呼今而後兒罪通天眞擢髮難贖矣幼之時不能事大人之心既飽而嬉學問荒落長之時又不能事大人之事業無所立而志無所樹致大人之心不得舒舒無可揚而氣無可吐及耆年倦遊息心孚室兒又以負米遠出天涯各方又不能親朝夕而躬定省未幾而七十矣又未幾而八十矣或者無知之流懵然于父母之年猶可追也乃一喜一懼之訓拳拳弗

卷之十九

家乘

七

失夙興夜寐不敢安寧究之病不能扶藥不能嘗沒不知日含歛不親奔赴號踊祇具空文于身後而已至于先王限日之典兒常兢兢于平日且筆之于書矣以無力之故又不能免俗曠年經歲體魄不安復又背之而遠出嗚呼已不能實踐亟飾虛言以爲觀聽之美眞鸚鵡之不若矣今也卜地無貲不得已諸弟奉柩權卽幽宅于言坑之舊所辭祖廟而侶山靈遠寢廬而親霜露兒又以越在千里之外不能匍匐徒跣夾輔靈輿徒摧肝碎心踴躅于漢濱江岍通天之罪尚忍言哉何辜于天顧兒則虐如此引罪遙痛

神無不之鑒見苦表當無間于吳山楚水也嗚呼痛  
哉哀哉尚享

天奠大塋禮成告文

嗚呼大人之棄兒等母則四十三年父則十有九年  
矣今始得安窀穸遶經律之嚴限甘聖叱之安爲其  
爲罪戾擢髮難數矣第此四十餘年中人事之推遷  
世運之汗隆生理之離合奔走拮据日不暇給且也  
山川之昏眩青囊之誑誤百孔千瘡費亦不貲日復  
一日遂忽忽惘惘至于此日也卽以茲土亦萬不得  
已拾已棄之唾餘祇以土燥而色不惡驗其水蟻確  
免庶可以安吾親耳禍福尚不計俗尚浮飾乃非禮  
之禮久奉明訓自無所溷茲陳虞祭哀薦成事躋祔  
于祖廟竊禮意而簡儉以出愧惟其稱而已兒今七  
十有三距大人上征時祇八年爾不敢暇逸猶擬以  
明春遠邁者緣老病孤四十餘口嗷嗷待哺擔無可  
弛倘稍稍就緒蚤作歸計課姪與孫待其成而已他  
復何求伏惟尊靈默而相之瞻寅賓之環秀受祿于  
天負餞納之西成以燕翼子嗚呼言有盡而哀無窮  
於昭在上尚鑒兒畏嗚呼哀哉尚享

卷之十九

家乘

天

跋  
基幼而失教長而失學托迹邗江而餬口于吳楚  
豫粵之間者幾三十年以不甘暴棄之故往來舟  
車輒藉卷裘以束身心然無明師益友相質証非  
懷愚情以終古則亦如電光石火乍明乍暗究竟  
于我何有哉意者求道之未誠坎抑在我無可正  
之實故有道者亦無由以相親坎私用自恨吳子  
錦文生平石交也一日爲余言江漢之上有吾鄉  
汪默菴先生者學聖賢之學躬聖賢之行著書明  
道發前人所未發其于人也有即輒應隨分而施

卷之十九

五

故親其教者莫不虛往實歸絕無倦容吝色余既  
受益弘多子其求之而未得坎遂用自喜恨相見  
晚壬午秋亟覓緣來漢上擇日執贄于僑寓之密  
窩先生果不以基爲不肖憐其樸誠進余以篤志  
力行之學而平昔之蓄疑未析者亦一如吳子所  
云蒲余之所聞更悉使不致于佞俚莫歸君子所  
棄則先生之大有造于基也明矣但以事牽不得  
朝夕侍側而裁成至意形于楮墨間者連篇累牘  
積久而不厭噫小子真何脩而獲此今日者泰山  
之仰久虛而前此之壯懷復銷磨于今茲之日月

故我依然無能振拔矣惟是先生身往而道愈顯  
澤愈長從前質疑一書行世已久其全集之未盡  
傳者隣石世兄復能力梓以廣其傳余受而讀之  
辭嚴義精廣大悉備且喜吾師之有傳人也乃爲  
之誦曰先夫子世之鴻儒也析理似紫陽行文似  
昌黎衛道似清瀾詩在魏晉之間而深造自得左  
右逢源開後人用易之法門則又他家絕不能及  
而先生之獨得是言也非一人之言將天下之公  
言也不然彼當代鉅公知言大儒夫亦何所見而  
遽稱爲載道之文必傳之書哉三都之賦經皇甫  
之序正所謂相得益彰者矣然則異時之從祀兆  
于此日之論定自今以往益自祇懼期無忝于大  
賢之門且與吾世兄共勗之云

康熙辛卯受業蓀岑姚日基東林氏百拜謹識於西  
蜀道中

卷之十九 跋

三





語餘謾錄附集

男鈞隣石編輯

傳 讚 輓詩 祭章 行狀 誌銘 行略

新安汪文儀傳

新安汪子文儀諱璿庠諱璉號默菴頑叟其晚號也  
生而穎異不凡四歲見垢中有金噐弗取歸聞以失  
環詰侍婢迺指其處得之九歲通經書善屬文十三  
值國變暫撤制藝惟事節錄理學諸先儒書沉潛體  
認慨然具希賢之志昭然有黑白之分焉父惟晦公  
以孝友聞璉承之愈篤有弟三人早年痛弟璞不壽

附集傳

嘔血數升厥後復痛其季血症又作幾斃嘗嘆今人  
於妻子則曰分內事於父母則曰有兄弟在至於兄  
弟之倫則久不講矣爾我較然矣卽有篤者周之已  
耳殊不知分形一氣天合固無可比也所以古人不  
曰宜爾兄弟如夫如婦而反曰宴爾新婚如兄如弟  
璉蓋三百餘指待哺一身手口卒瘠而絲粟不私老  
死不二故能先行後從如此壯遊三吳聞東林講洛  
閩之學遂贄於高彙旃先生會講印証郵筒往復者  
四十年如一日其論學書有曰朕兆之說發自梁谿  
蓋見金谿所托於孟子先立乎其長者及求放心良

知良能等語未暇推勘因謂入道各有派別若孟子之於孔子氣象迥不相同斷以吾儒學脉有二孟子微見朕兆朱陸遂成異同文清文成便分兩岐云云以調停之以爲學陸王者之敝而非陸王之自爲敝也不知金谿姚江當身陽儒陰釋欺已欺人心勞日拙已自一齊差却豈待學者而後流而大壞也哉故竊疑發此語時似未得讀清澗之書良有以也且毋論其是調停與非調停細研此語原自有病說文曰幾微形見謂之朕兆然則朕兆者其未著未顯之異同兩岐乎異同兩岐者其已著已顯之朕兆乎微見

附集傳

二

者其遂成便分之所由始遂成便分者其微見之所由終乎蓋道豈容有二以爲氣稟則不止有二律以文章脉絡得毋等孟子於陸王乎夫岐孟子與孔子而二之與等孟子於陸王也而一之皆不可也在先儒一語之偶誤原不宜過爲推求今援爲甄別儒先之定論則恐譌以傳譌所失非淺尠也娓娓千言其嚴辨如此中年學易晚而成書大抵以閑邪爲存誠之學素位爲寡過之方是誠有得於易者著有讀易質疑語餘謾錄周易便讀評點學菴通辨等書行世年七十四乙酉卒於漢寓密窩越丁亥始聞訃於其

從弟斐爲位而哭以詩悼斯道之益孤也其一曰皓首窮經斥異聞扶筇擔笈總論文新安家學堪千古江漢先生又見君其二曰交深契厚已多年荏苒浮沉各一天自恨虛生長面覩逍遙曳杖讓君先今春余以省墓還楚其孤匍匐舟次乞一言爲先人光往來江上倉卒未能也暑退涼生檢閱其狀述及遺書而高生大酉適至重以爲請兩姓道義之交蓋三世矣因力疾詮次其學行以答其意且以見斯人之自有可傳而亦以見余疇昔締交之不苟若夫易解之精詳文章之醇肆有目者自能知之何俟余啜呷爲

附集 傳

三

子一曰鈞廩膳生孫三曰震亨升元師貞

論曰國初士大夫懲前朝之禍深晦講學之名有言東林二字輒口噤而不敢應賴梁谿二三遺老守先待後爲兢兢耳汪子生紫陽之鄉裹糧走千餘里拜道南而從高氏遊通紫陽之志使東南學脈稱會歸焉厥功懋矣然書有之曰非知之艱行之維艱觀其修身教家無疚無惡以眎夫侈口而談道學與緘口而不敢出者其相去何如也噫希賢之志吾謂惟汪子踐之

昔

康熙歲次戊子桂月中秋日潯川熊賜履拜書於清涼舊圃



附集傳

四



京海圃

東瀛草夫丸千封日中於日潯川熊賜履拜書於清涼舊圃

文學汪默菴先生傳

文學汪先生諱璵字文儀號默菴新安之金城里人也系出周魯成公子汪侯而分派則自唐開國鐵佛公始代有聞人歷傳至文學穎悟過人十齡通經史大家然不屑事俗儒章句而惓惓于韓之原道年十六卽手錄理學諸書潛心體認可謂聞道甚蚤矣性孝友色養其尊人鄉賓惟晦公繼志守身貽親令名丁內外艱哀毀骨立行道傷之以弟殀憂勞成咯血症越四十餘年復爲其季病且歿兩發舊疾幾憊人服其至性近世希覩少遭喪亂家中落兼治生以佐

付集傳

五

甘旨贍仲季而一燈午夜雖祈寒暑雨終其身弗少懈中年僦居漢陰因占籍中楚文譽日噪不十年棄去淡如也惟力于躬行一言一動必秉成法身修教成庭內肅然生平樂與善而不妄交所師友者錫山高彙旃先生吳趨徐侯齋先生及同里汪石樵葉簡崖紫陽還古數會友而已故高寄詩有曰遊吳握手皆竒士還里論心有碩儒蓋紀實也于憂患中以讀易求寡過之旨故所著有質疑二十卷凡八易藁而研究愈精孝昌熊文端先生亟稱之曰足下辯志旣勤術道復力立言端以洛閩爲宗而其才又足以發

明之故詞旨明晰發前人所未發誠大有功于四聖  
近大中丞濬川張公序之曰力學篤行道宗孔孟理  
本程朱其實地發明處都從身心體驗吾知大易真  
詮自伊川紫陽而還汪子分一席矣爰從公請以先  
生從祀東林龜山楊先生道南祠其見重于有道如  
此又有語餘謾錄文集悠然艸詩集儀典堂文錄大  
學章句繹義周易補註便讀月課問答各如于卷其  
他校錄評選前賢書甚富或行于世或藏于家皆可  
垂諸不朽者年七十四卒疾革之前數日仍手答吳  
門蔡九霞論格物致知之義闢異說闡正學娓娓數  
千言則生平之所養可知也已有子曰鈞食餼有  
年能世其家學

付集傳

六

贊曰子少與隣石同庠得拜先生于漢寓密窩儀範  
嚴肅望如山嶽及聆其警咳談論則累日坐春風中  
不忍去也尤善言易每與子反覆于吉凶消長進退  
存亡之道不啻三致意焉後予作令西安猶寓書教  
勉進予以古之循吏意氣固已懃懇矣今先生歿名  
愈尊道愈顯雖未少見諸設施而著述弘多皆大有  
關於名教開示來學蓋彬彬質有其文醇儒之業不  
徒稱獨行君子云

昔

康熙庚寅歲清和上浣長沙後學陳鵬年滄洲拜手

書于句吳官舍



付集

傳

七

書于句吳官舍



康熙庚寅歲清和上浣長沙後學陳鵬年滄洲拜手

昔

贊

吾友

默菴先生昔受易于彙旃高夫子之門研精有年著爲私質一書闡發蘊奧實有補于昔賢之所未暢者以是玩心高明體諸躬脩于斯道誠有得焉客漢上旅次結密窩讀書其中暑寒無間于學則原本程朱力守薛胡諸先正遺言以爲法程可謂不愧師門者也余景其學行時從就正先生開誠披對道氣迎人而和粹之容灑落之度真有足消人鄙吝而生其愛敬者雖本天資亦讀書養氣之功發越而不可掩也漢北有善丹青者爲先生寫照德範宛然鬚髯欲動余喜而誌之葢工于畫者能肖其形貌余則觀形貌而思所以克養致是之由來也吾默菴以爲然否贊曰

附卷 贊

詣之淺深微乎氣象有得于中粹然凝望葢襲取之而鮮能克肖惟發乎道德之盈溢者從容恬適使人樂覲其輝光卓哉汪子受易儒宗寤寐羲皇志學則溯源于洙泗體道則辨正乎陸王操行無渝久而彌芳信乎爲吾黨之儀型而足增重于宮墻

沌陽同學弟蔣鳴奎



生當晚近景仰昔賢遊心聖籍篤志常編安身利用  
悉準先天從容俯仰無愧怍焉温温栗栗粹然盎然  
深衣寬博默默淵淵如此人乎道高德全周程張邵  
私淑陶甄薛胡羅高接踵比肩斯道未墜延延綿綿  
畱茲碩果正學昭宣一世儀表垂千萬年

同學教弟程兆鵬

蒼松百尺碧梧十亭亭高潔宛如其人其人維何  
世承令德道備厥躬潛心在易盡芟訓詁契聖以時  
研硃覽冊萬古昭垂

眷世小弟蔡良儀

附卷 贊

二

儼對輝光莫測淵藏猶徘徊門外而仰企數仞之墻  
胡不自量妄事贊揚人皆謂神凝性靜智圓行方純  
一無襍身其康彊吾烏乎擬之以爲春風冬日又以  
爲夏霆秋霜然公樂易人也德備四時之序其立太  
極于中央者耶

天郭年晚生余德紳

風聞漢水有隱君子博極羣書精研易理消息盈虛  
悉符動履與世推移存我砥矢神契心儀瞻圖肅起  
古貌淵懷凝思端視儼然示余一畫之始載筆頌言  
耶申仰止

宗教弟二覺

朔諧而放莊誕而迂何謂中庸孔孟程朱翁能精心  
易畫而動作與古人俱自號天生頑叟我則謂君子  
盛德容貌若愚

黃海山農吳啟元

伊叟也頑靈于何有木石與居兒童為偶邈世無悶  
何譽何咎我思晦翁叟也尚友惟晦斯頑與天不負

雲溪教弟程 沉

附卷

三

黃海山農吳啟元

黃海山農吳啟元

盛德容貌若愚

易畫而動作與古人俱自號天生頑叟我則謂君子

朔諧而放莊誕而迂何謂中庸孔孟程朱翁能精心

宗教弟二覺

輓詩

哭故友汪文儀二絕

皓首窮經斥異聞，扶筇擔笈總論文。  
新安家學堪千古，江漢先生又見君。

交深契厚已多年，荏苒浮沉各一天。  
自恨虛生長面，詎遺遙曳杖讓君先。

涇川熊賜履

里言一首恭輓

默翁先生兼請 鄰石年兄正之

老成凋謝憶斯人，白嶽輝寒咽漢津。  
早接鬚眉傾大

附卷 輓詩

雅今乘箕尾，絕織塵文章。  
李杜光茫在，理學程朱氣味醇。  
講易更探義，畫輿仔肩吾道重。  
明禋先生允宜崇祀鄉賢

潛川宋 衡

哭別

汪默菴先生靈柩言不盡意，聊攄寸忱。先生鑒之。

氣機無停息，反終惟原始。  
去來任遷流，歲月元無幾。  
所貴不朽人，軀殼隨傾圮。  
乾坤浩浩中，一真自不已。  
我與君同期，寧無究斯理。  
但慮悠忽間，世路多波靡。  
以茲謹勗勵，希勿負年齒。  
荏苒七十餘，交親爲乳水。  
竿頭思進步，期耄何休止。  
孰意康寧身，遽爾手足啟。

憶君感興篇心心悲負米艱勤五十載孝養輕千里  
子職幾盡瘁待哺伊胡底偷閒旅次中著述窺微旨  
生平衛道心解易見真髓晚成始壽木精神垂亘古  
渺渺聖途長將伯惟我爾那堪梁木頽有懷復誰吐  
踽踽西崦迨餘齡良可指哭君與君訣交何殊生死  
獨是輻駕促孤舟還故里極目遠天悲老淚空徙倚  
魂來訪舊知相依在夢裡

池陽同學弟蔣鳴奎

長句二首奉輓

默菴老宗翁先生祈 冥鑒

附卷 輓詩

二

道貌脩然瞻畫圖此生猶幸見真儒著書直抉先天  
秘敦行堪垂後世模自有瓣香傳鹿洞能令岐路辨  
鵝湖人倫碩果今搖落欲向靈帷置束芻

神交手澤兩函存尚冀春風笑語溫未得密窩窺奧  
旨何從月窟探天根楚江有水空流恨越嶠無香可  
返魂一慟豈能酬夙願寧辭宿草遍邛原

宗教小弟二覺

恭輓 大待贈默翁汪老年親臺

十年郊郢守荒城鄂渚頻遊締舊情 丹詔俞歸纔  
解綬素車來哭已賓楹身維名教綱常重道闡義文

象指明君是天壤同不朽令予徒自覓形聲  
夙昔才名振八荒斯人天謫豈尋常只宜詞賦朝金  
闕底事衣冠侍玉皇賢聖斯文開一代乾坤間氣隕  
三湘論文把酒情無限何處招魂入夢鄉

年家眷弟吳肇榮

何太速歌恭輓 老宗臺先生

天奪翁何太速紫陽一派賴君續憶昔萍踪過漢陽  
中宵抵足嘗更僕繼由帚編來教予焚膏徹夜欣卒  
讀明朝整冠謁徽國廟貌巍巍何蠢蠢欽翁理學冠  
時賢脩身明道亢吾族孝親惟知以善養痛弟不生

附卷 輓詩

三

忌疾篤艱難撫寡併扶孤至行卓卓真堪錄廟廊不  
乏濟時才治不本道亦終俗巖穴云多學問人言不  
顧行何輕足惟翁雅意學程朱方城漢水雷芳躅只  
今紛紛名利塲誰知中有人如玉爲學謀生最云要  
先民有訓非曰欲惟翁真正讀書人偏向塵埃剔俗  
毒百泉山裏邵堯夫密窩安樂相伯叔自別漢江已  
六年貽書午夜常翻復月落梁頭思顏色不久料得  
歸空谷詎虞梁木已摧殘撫棺未及躬臨哭令嗣文  
學班馬齊相思未見勞幽獨扶觀旋歸哀毀餘長歌  
寄當生芻束自此哲人不可親惟將大著勤佩服天

奪翁何太速

宗晚聞國

里言奉輓

默翁老先生兼請 令似隣老年長兄教正

至道無兩岐理學惟一致孔孟後何人昌黎洵能繼  
著書首原道立言禪萬世胡爲後學者紛紛互同異  
宋代生紫陽真傳乃獨峙闡發振愚蒙聖教始不墜  
所以永昭垂六經成鼓吹咸知正學崇宮墻配禋祀  
迄今又千年祖述復誰是卓哉江默菴平生多行誼  
力學溯淵源探理扶輿秘孝友篤天良誠正本不貳  
江河挽頽波學者知向背毅然斥姚江朱陸判涇渭

附卷 輓詩

四

講易衍義文輔道寓經濟德行裕身心文章乃餘事  
鵝湖鹿洞間允矣登堂陞誠爲世大儒今古有同契  
我惜未立門高山徒景企猶期奉杖屨藉以啟荒昧  
奚知竟溘焉乾坤摧正氣緬維溯流風嘆息橫涕泗  
斯文衙何窮不朽在天地所幸堂構賢復能承厥志  
輝映相後先魯壁傳遺字棗梨生光苕洛陽紙應貴  
千載奉珪璋奕葉永弗替

豐南後學吳壽潛 形本

然菴汪先生仙逝小詩奉輓敬焚靈几仰希冥鑒  
世共尊朱子尊爲傳註宗科舉壞心術朱子夙深恫

况復事制藝博取遭際隆晨夕習其書大道轉晦蒙  
幸有默菴子不期舉業工私淑考亭教存省持厥躬  
世多中人下但希六藝通雖不遽語上達在下學中  
他人疑信兼君專刻苦功在言偶借易四端異擴克  
君堅所循守且肯憫瞽聾當將易時長箋托飛鴻  
讀之再三嘆仰契實由畏尚擬更往復庶幾開愚矇  
何遽赴玉樓坐覺同志空嗟哉聖學衰功利迷心胷  
端賴守先人匡振末俗風斯文豈堪喪吾道殊驚窮  
君往侍朱子見地益昭融朱子在當日已自泯異同  
君宗朱子初我宗朱子終惜未得合併生死成西東

附卷

輓詩

五

平江同學蔡方炳

里言十四韻奉輓

默菴先生伏祈幽鑒兼請 令嗣隣石學兄教定

先生明理學吾鄉之大儒研田以爲富筆耒勤耕鋤  
諸子去其駁六經掇其腴注易老無倦滴露而研朱  
獲解在神妙不肯傍皮膚其言皆菽粟其味逾醍醐  
先生故善易一身與易俱行止不失時艮震義相符  
賤子生西澗地隔千里餘仰止此高山御李尚有須  
今來拜先祠兼欲叩崇閭而何天不仁碩德已云徂  
等身者著述彪炳于寰區不識先生面時讀先生書

璫溪後學金介復

鄰石汪先生遠自漢陽枉顧做廬出其

尊甫默菴先生語餘謾錄一書及行略命題拙句敬

賦長歌一首請 鄰兄先生誨定

要離墓畔古城古柴荆靜對清池澍忽訝停車遠客  
來踰濟衣冠偉齊魯一編手捧前進詞云念先人此  
中苦立雪曾親理學師探微遠接前賢武飭躬况復  
有真修孝思將爲白華補我讀君書感君意嘆息君  
家德堪數君家氏族本黃山世德相承有圖譜毓秀  
鍾靈產異人碩儒事業非迂腐七十餘年體道心紫  
陽一脈能宗主澤未施民學可師立言著行成規矩  
末學猶懷紹述心傷情何況驚風樹雲去空山月在  
林遺書堪作遺經輔

附卷 輓詩

六

臯里中郎楊繼光

奉輓

默菴老伯大人恭呈 冥鑒

矍鑠如翁世所稀看畱碩果到期頤數年學易能無  
過他日趨庭正有時旅次胡然歸化鶴客星倏爾上  
乘箕追傷問疾同嗚咽危坐猶書永訣辭

漢陽同學姪孫 錫



里言恭輓

默翁汪老先生

哀歌薤露淡秋容遺老櫬歸白岳峰著述久經傳海  
內高風世已推儒宗粉旌帶月途千里素幔穿雲山  
幾重應有茂陵當日詔佳城鬱鬱暮雲封

同里晚弟戴世景

哭

默菴老親臺先生三首

髻齡知好學終歲事伊唔道力古人少至情今世無  
斯文嗟已矣吾道其衰乎天不後生憫冥冥莫可呼

附卷 輓詩

其二

全歸寧易事公視返其眞夢寐逢先哲從容謝故人  
芝蘭存氣味金玉想精神無限傷心處何從覩鳳麟

其三

道德洵堪法文章更可師孜孜敦手足念念篤倫義  
朝野欽名久親隣戴澤滋斗間消紫炁寧獨在人悲

先生貴造紫炁掌  
文魁守命垣故云

水潭吳立紀

哭 大兄默菴公四首

追思此別痛何如澁眼流枯淚漬裾直欲呼天道已

喪但傷折翼誼還疎老多負荷甘爲客兄適楚總以弟病在孤不能弛擔因有翰躬盡瘁之說病少蠲除急答書復平江九霞蔡先生論格物書甚悉

高下縱橫俱坦適病革中猶誦縱橫高下無不如意之句蓋棺無事慮

難舒

端坐怡然厭世塵猶看贈句謝交親兄逝時猶以手虛圈程次老贈

詩名言吐出多符理妙解通來盡入神當世共推真

學者先朝不愧是遺民夜臺師友爭歡聚弔影翻悲

後死身

同是碧山壘下孫曾祖碧山公以勤儉起家然不積金玉惟務積德積書以遺後人

淳風古道賴兄存艱難孝友先諸弟勉飢寒砥一

附卷 輓詩

門蔗境只從經史味兄備嘗逆境艱苦萬狀惟獨得書中真樂鷄壇每念

友朋恩珍藏去夏函書寄無復重承笑語温

易成就正上環川斯道敢承漢水傳熊師相與人書歷指有心斯道

者漢陽則有汪文儀以兄寓漢上故也特自身心經體驗非從字面費

鑽研盤根錯節操逾厲履薄臨深歸已全徽國祠中

迎主配秋霜春露永凄然漢上徽國祠朱文公誕日合郡諸同人迎兄主人

祠配

功服弟 瓚

小律哀送

靈輓還里伏惟 冥鑒

銘旌高拂大江干颯颯西風落葉寒客舍賓朋爭執

拂行窩杖履盡隨棺全歸尚慟脩文蚤老去徒傷問  
業難幸有遺書珍拱璧菁華耐久不凋殘

同學小姪孫錫

次孫淇泉元韻恭輓

默菴汪老伯夫子敬呈 靈几并請 鄰石同學長  
兄教之

塵夢昏昏日幾竿白楊風雨不勝寒漢唐空說畱金  
盃孔孟何曾借石棺晚節全歸千古大夕陽一慟百  
身難從今去去悲流水愁憶當年夜雨殘

後學小姪蔣魯傳

附卷 輓詩

九

意難忘奉輓 默菴汪老先生

性學兼優念生前品行海內難儔淵源本洙泗與妙  
闡文周看百歲儘優游誰斬此風流恨當頭小兒狼  
酷頓掃荒丘

文章道德都休更于何考問賞析綢繆典型雖未遠  
長逝已悠悠世上事等雲浮不朽有名畱誰得似先  
生德業永世蒙休

年家後學吳文煥

輓 默菴伯四首有序

伯父默菴行先孝友學本程朱吾家承先啟後之一

人也予生也晚未得時侍左右億壬申之歲予年十五溫習舊業于儀典堂之東次伯父以是年週甲自漢來歸因得親承几杖然竊觀伯父好學不厭而教人亦不倦夏則侵星而起冬則一燈繼晷人有小善必鼓舞揄揚成人之美惟恐不及如是者將及一載次年從兄澹石以痲疹卒于漢濱伯父哀傷之慟喟然嘆曰前者鑑鏞二子噐品已成相繼而沒今所倚者惟此而已迺復舍我而去予之弛擔真未有日也自是一別復寓漢濱而予亦東西奔馳間隔十有餘載去歲之秋以伯祖大葬

附卷 輓詩

十

歸里時予正抱病然視其精神餐飯不減當年家人咸以爲喜事甫克襄以今歲暮春辭家抵漢至六月六日一疾不起嗚呼何天不假予伯父以遐齡也豈斯文之將晦歟抑家步之多艱歟嗚呼伯父立志甚堅聞道甚早故不囿于尋常能自得師以期于聖賢之域著書立言以垂後世而爲遠近人士所宗仰是天假之者厚而將以斯道大任降于其躬也奈何空守一經既不獲少見于行事又不獲閉戶懸車優游涵泳以樂天真而從其所好而徒使勞勞于仰事俯育之間竟窘困以終其身

也此吾有不可問焉者矣然吾觀伯父之遇以推伯父之心則不謂然蓋以人生天地之中一日當盡一日之事安能舍人倫家常之外別立標格以偷安自逸其爲道也亦異矣是以處此數十年之中人事之乖舛生理之艱澁悲感薰其心侵侮加于外然而絕無憂憤之容愠于顏色怨尤之詞形諸簡牘間爲詩歌悠然自得是其身雖役于事物之中而心實超然于事物之外也故其將易簣之時猶裁書答蔡先生論致知格物章無一語及家事從容得正視前賢又何如也絕筆猶若是其生

附卷 輓詩

士

平實學心迹概可見矣由此言之天之所以厚而故困之者正自有在也噫伯父之逝也無問乎親疎知與不知皆如失所依恃况猶子之親承教誨者寧可無一言耶然又難乎其爲言也何則以伯父之定識定力與道義相終始當人對妻子嗚咽不勝之際而泰然處之彼其對友朋猶家人也視漢寓密窩猶故園正寢也然則旅櫬風霜招魂楚些皆不足爲伯父告也飛仙化鶴之詞尤不足爲伯父輓也將如之何而可因詮次其生平實學心迹爲四章則伯父之學行正所謂不外人倫家常

之中而見焉云爾

嗚呼默菴公其道誠醇恪天生碩果姿斯文爲闢鑰  
高堅彌仰鑽豁見所立卓爲文宗昌黎發言闡閩洛  
屈茲披靡候密窩藏一握彼蒼胡不吊型儀失後學  
山木雖摧頽縹緗豈糟粕浩氣還太虛陟降存真寔  
其二

少懷卓犖志讀書鄙章句立雪梁谿灣親承遺說語  
鴻川有石樵辨論窮晨暮慨此四聖經訂著多穿附  
下帷勤繹思傳義相叅註亂離不懈輟順逆忘思慮

附卷 輓詩

七

孜孜四十年精神彌不注茲編今煌煌千載稱獨步

其三

築室漢江濱恒業未有寄營營何所求老頑以自利  
端因人事乖克家相繼委回首嗷嗷者貞疾與幼稚  
所以十年中託歌多幽愴皤皤滿鏡霜那恤衆人議  
息肩良非難寧不爲其易此心真可推栖栖而盡瘁

其四

去歲暮秋日嚴裝歸故里神清力不衰矍鑠猶足恃  
大事旣克襄重復尋漢市豈意未幾月一卧不復起  
至精觀元化洞達生滅理小子失所依悲哀何能已

遊仙誕膚詞曷可爲公擬詮次所覲聞迎襯聊當誌

功服姪 鎧

恭調 遺像里言誌感

八年未見 汪夫子展像端然謁化工架上舊書留  
手澤階前餘草識春風陸王自闢乾坤朗孔孟惟遵  
道脉融傳語後賢須接武鬚眉千載事相同

受業姚日基

附卷 乾尚

主

受業張日基

蘇叔始前請齋贊處冠冕漢晉千鐘事掛開  
年學普前銷草編春風到王自闢乾坤朗孔孟惟遵  
入羊朱辰 玉夫子與新繼繼滿升工環上舊書留  
恭調 遺像里言誌感

受業張日基

蘇叔始前請齋贊處冠冕漢晉千鐘事掛開  
年學普前銷草編春風到王自闢乾坤朗孔孟惟遵  
入羊朱辰 玉夫子與新繼繼滿升工環上舊書留  
恭調 遺像里言誌感

恭跋

潯川熊相公哭先君二絕句後

丁亥之春潯川相公扈從

聖天子優眷元老予告榮歸鈞時猶讀禮窮鄉而家從叔珽

旅寓楓江聞之因敢具書白下以先君前夏之訃上聞

于相公閣下大意謂家兄竊附大賢之門者有年而

其歿也不獲一言之錫得毋以政府尊嚴望都門如

天上故其孤鈞欲聞而不敢或使閣下不得行哭於

書後

寢門之外之禮耶是舍姪但知貴賤異等而不知閣

下論道誼不論貴賤也云前後于有餘言隨蒙手

書回示并綾詩一幅其書曰接手翰過辱獎許慚汗如

何令兄謝世斯人之痛亦何可言輓詩二絕聊當老泪

聖天子一掬耳令兄有靈其必鑒之伏枕艸覆不盡泫然主臣

夫以微末小子竄冒威尊不加斥責而且如響之應聲

書詩兩錫榮踰華袞愚父子叔姪其爲隕首卹感當何

如也至讀哭詩有曰新安家學堪千古江漢先生又見



君江漢先生者何趙其姓復其名元初楚之德安人而  
學者以是稱之也先是相公嘗以學統及經義齋潔  
脩堂下學堂愚齋諸大集頒賜先君劬閒取而伏讀  
之至江漢先生傳而竊嘆相公表彰之深意爲不可  
及也傳載先生尊信程朱倡道北方一時魯齋諸儒因  
之而起設當時徵先生則洛閩之正傳幾乎熄而與旨  
之幾經論定者不依然如長夜也哉然則其不死先生  
于鋒鏑于水濱者天也非人也由是上邇聖聖之授受

書後

後賢之私淑著傳道師友二圖以授諸人以垂諸後而  
數千百年之統系明矣今相公屬先生同鄉學剋一  
時道承千載誠斯文宗室尤慮聖學之榛蕪也爲作學  
統一書以闡明之雖相公之卓識固然然亦不可謂  
非與當日作圖之意有先後而同揆也乃表彰先哲列  
之附統以誌其功于不衰而與張太史書又云吾楚自  
濂溪江漢兩賢後身任斯道者亦遂寥寥則其所以推  
崇而願望者可不謂隆欬今何幸一旦舉而加之先君

也 相公之是非直同三代褒貶嚴如春秋豈泛泛者  
比苟非有深見于先君與先君之實有取信于 相公  
其何以得此嗚呼微矣况乎援古勸今不倦淵衷誠不  
可以不知也余小子因請卽先君之生平合傳中之所  
載一一証之先君幼時卽究心理窟凡性命諸書用細  
楷鈔錄便于取携沅離逃竄負之而趨不忍釋手是與  
先生之盡錄傳註于兵間以授姚樞其事將毋同耶奉  
程朱爲祖禰而尤嚴辨異以易書爲寡過而不事鈎牽

書後

所著經書講義若干卷讀易質疑二十卷是與先生之  
倡明絕學自脩讀易勉人求文周之用心其道將毋同  
耶且也嚴氣正性而接人則和藹可親朋友性命而論  
交則慎終于始是與先生之樂易而耿介與人尤篤分  
誼其品將毋同耶至其一生憂患窘窮骨肉悲感而處  
困能亨處賤能靜正如兼金之經百鍊喬松之歷千霜  
嘗自吟萬苦萬難中幼志詎敢忘者無非此衛道之志  
也若籍楚庠念切庭闈以視先生值運會之交無顛沛



乙酉小春扶櫬自楚道經菱城恭謁

朱文公夫子闕里

規制彷彿巖宮道備設一應下馬禁榜頭門石坊題文公闕里左題景星

慶雲右題泰山喬嶽二門直書宋代聖人正堂御書學達性天座前神位座上奉像冕服秉珪題勅賜徽國文公廟廟後奉帝齋公位并像前堂列劉喻黃幹蔡沉真德秀四先生配祀返而登舟中

夜反側痛念先人一生潛脩勵行勤勤惻惻於章句而不敢一息少懈凡爲道也而今已矣道孤文喪之嘆諸先生其何能已於懷取而孤之瞻仰無從又無論已因和先人之原韻發爲無聊之極思初不知詩

之爲何物也

大道若大路待人知所方脩凝由尊道內聖而外王無

外兼無間充滿宇內長天開新安運靈鍾翰墨香

文公祖墓

其下有泉香似翰墨

爰啟紫陽師寤寐仰羹壻千載不傳緒私淑

以自臧集註集大成光輝比鳳凰傳經傳本義虛誕鄙

老莊當時金谿學號召有雁行自經排斥後屏息竄伏

恹胡爲陽明子偏認藉爲芳不自立門戶禪陸秘錦囊

兵機不厭詐應變洵弗遑持此以講學所懷詎可償指

物爲物欲于義已難將格后復誠正不幾床上床差失

懸千里所爭特毫茫矧復著定論顛倒奈短長

陽明顛倒早晚

以欺已欺人故當時爰書有曰欲立異以爲高則非流

未子格致之論知衆論之不趨爰著晚年定論之書

毒苟不民正學蝕幾亾我父生萬山四顧獨徬徨年纔

十五六幾察辨妖祥側聞東林彥落落近北邙天心甫

碩果錫山供仰聖

無錫學憲高夫子爲忠憲公諱攀龍之嫡姪諱世泰字彙蔚續講東林開

明正負笈從之游親炙幸可常無如甘旨缺吳楚遠負

糧惟是衛道心不顧身之僵殷懃奉師友辨析示周行

著易稱質疑先達許無雙去秋七十三猶懼學殖荒歸

舟過闕里瞻拜爲道傷何今夏季姜妻切禦寒霜扶櫬

痛先志寸心罔刻忘一載殊生死哀陳徒皇皇應憐賜

廡侍詎敢望躋堂

棘人汪鈞謹述於星江小艇中

...

...

...

祭章

雜

康熙四十四年歲次乙酉季冬月辛卯朔越祭日乙未原任湖廣安陸府知府加三級年家眷弟吳肇榮謹以剛鬣柔毛清酌庶饁楮帛之儀致祭于

皇清文學默菴汪老年臺先生之靈曰嗚呼千聖相傳者道萬古不磨者學道學也者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業爲萬世開太平不明乎此者雖勲業蓋天壤而不足恃有得乎此者雖沉淪于下位而有可傳斯蓋有不受位而尊不食祿

附卷

祭章

而富不事表暴而名自彰不待恩施而沒世難忘者矣若默菴汪先生其真有得于斯道之傳有功聖學之要者與翁以名家子賦資穎異其先尊人以理學正宗孕毓而胚胎之淵源蓋有自矣厥長訪道吳越間歷從諸賢哲遊或辨析于微茫或規矩于言行或商確乎古今或畱心于經濟歛精爲液集腋成裘以千里百里之賢豪翁與擇交其最無惑乎道彌高而學彌粹諸君子各致其偏而翁獨得其全也榮于夙昔里居時與翁難弟交最善及丙寅蒞常德甲戌補安陸適翁喬居漢上時相

與往復訂金蘭焉其奚翁容貌見翁言行者有素  
其和煦若春溫其齋莊似秋肅其純粹如美玉精  
金鄉之人稱孝友忠信者無不以翁爲師非有得  
于道學之深其能致此耶嗚呼世之所謂道學者  
我知之矣以記誦爲口耳之資以詞章爲進身之  
藉以互相標榜各立門戶爲邀名譽快私智之先  
聲而問其事父母則德色有加也問其處兄弟則  
閔墻不恤也問其交朋友則見利必爭利盡必散  
也處尚如此又安望其出而有爲弘德澤于無窮  
立勲猷于萬禩也哉若而人者聞翁之風其亦可

附卷 祭章

二

以少愧矣夫紫陽夫子集諸儒之大成厥功幾與  
鄒魯并新安之旅居漢上者擬作徽國文公廟歲  
時奉祀以寄景行之思翁以斯文爲己任竭力襄  
事勞與費俱迄今廟貌巍然瞻宮墻而動希望聖希  
賢之思者翁力居多也人有不朽三太上立德其  
次立功其次立言翁之德純粹無疵識者能道之  
翁之言其大者在讀易質疑一書夫易之爲書廣  
大悉備經四聖之手而後成後之人能闡明之者  
程朱諸大儒而外未許全窺奧妙也大約擬議于  
形似之間而未嘗躬驗之行事之際以故易之爲

解愈多而易之爲理愈晦翁誦于口存于心蘊之  
爲實德行之爲實行故發于傳註者皆一一道其  
所親歷而未嘗有一詞之涉于虛行略中所謂一  
身皆易者誠定評也是雖未嘗得時遇王澤及于  
生民功流于社稷而著書立說以擴前聖所未發  
以啟後世之昏蒙孟夫子所謂入孝出弟守先待  
後者非翁其誰歸是誠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  
爲往聖繼絕業爲萬世開太平有真道學卽爲真  
事功也翁之孝在承先友在聚順學在著書德在  
言行而令嗣又能絡述前業深窺河洛源流全受

附卷

祭章

三

全歸世世無墜夫復何恨獨奈薄宦十二年欵洽  
綢繆不一而足凡至鄂渚翁未嘗不來教余未嘗  
不過從促邨談心裨益甚夥迄今請致歸里舟抵  
漢陽頓令人有人乘之嘆人生聚散大抵如斯苟  
非太上之忘情其能無泣然流涕耶輻車道經敞  
里偶失迓迎故聊述此以當生芻之一束維翁有  
靈伏惟尚享



皇清故文學黥庵汪公行狀

曾祖伯魁

祖嘉謨國學生

父皓鄉賓以上三世俱未仕母戴氏

本貫江南徽州府休寧縣金城里汪公年七十四狀

公諱璲初名璲字文儀號黥庵其先出汪姓四十四代開國公鐵佛佐其兄越國公華保障徽饒等六州歸唐並封是爲徽州始祖傳十世志高公由婺遷休西五十里之旌城又傳

行狀

一

十六世宋進士孟宣公再遷石田距旌城七里許又傳八世明孝子欽禮公徙居石田南岍之金埭是爲公支祖又五傳少尹文明公由太康調孝豐有治績二邑至今尸祝之文明公生大之公大之公生雲湖公雲湖公生碧山公是爲公會祖碧山公幼而孤以勤儉起家性好植德積書生太學守中公守中公隨其叔祖民部練溪公備役中都以宦籍冠軍穎上旣而肄業南雍從焦漪園祝無功范晷陽諸先生講明理學晚歸隱樂道爲族黨所矜式生鄉賓惟晦公是爲公父惟

晦公生平躬行實踐崇正闢邪詳載公所輯庭範紀畧及邑志中公母戴碩人以前明崇禎壬申年九月十八日丑時生公公生而穎敏過人氣宇軒豁五歲時嬉遊村黨見垢汚中隱隱有金色弗顧而歸聞姑母以失金環篋侍婢公曰非婢竊也兒已見之矣指其處得之長老驚羨比之管寧揮鋤云六歲就塾過目不忘八歲能吟五七言詩塾師張葛民奇之以爲時有驚人之句卽成材亦弗能及十歲通六經古文習制舉藝語必透闢不屑寄人籬下年十三值前甲申之變州

行狀

二

里鼎沸競習技勇以捍鄉閭公獨杜門讀書大肆其力于學問逃竄之餘輒涉獵諸史百家以督課弟姪爲務常作古文辭質之民部公令嗣敬承先生先生告之曰允作文必須宗一大家心摹手追久久有得否則無益也公問宜何宗時先生手執東坡集一冊卽舉以相示公退而披閱覺筆性議論與已不合置之而別求所宗因最愛韓文公原道之昌明醇正以未見全集爲恨適惟晦公于樓中檢得韓文考異善本授公遂奉爲楷模錄其詩文分三大帙公常謂生平遇一言

之師終身守之不敢忘蓋指此事也年十六從友人假性理大全亦以意節錄便于笥携二書皆蠅頭細楷字畫端嚴朝夕把玩幾六十年而筆墨卷帙宛然如新是公之理學文章卓然沛然爲世推重者其根基已早定于斯時矣及喪亂甫平外侮洵至公佐惟晦公不畏強禦輒以身先旣念家聲克振首在讀書時公著作已爲貴族先達學憲三餘公大尹吉先公所獎許因從吉先公之弟文學弘先公同今都憲涵齋公肄業於觀我齋明師益友相聚一堂學益大進未兩載以

行狀

三

父哀母病諸弟尚幼甘旨饗殮計無所出遂暫輟鉛槧思務治生未幾次第以力學致損弱冠早歿公手足情深過於悲戚嘔血不止自以七情鬱病皆從火治因主用涼劑閉關靜攝漸以獲痊三十一歲丁內艱哀毀踰禮次年隨惟晦公由嘉而吳所如不合聞季弟羸病急勸惟晦公歸養兼治弟恙是後羈留吳門雖日溷塵囂而時手一編不輟賓朋滿座多高士名賢酬酢往來無非道義交也會今紫陽儒碩吳徽仲先生時寓姑蘓將歸古歙同人于虎丘餞別鴻川江惕若先

生與焉邂逅一見兩相欽慕越日先生策杖過訪坐談達旦公私欲執贄賦詩見志先生欣然援筆立答于是拜先生于前給諫姜如農公之暘谷書堂弁交如農公之長君勉中次君學在嗣遇姜公六袞不欲嗣君徵言爲壽而謂知我者莫如汪子公因爲道其心迹之真純比日月而爭烈洒洒千餘言懸之中堂其見重于姜公已如此時惕若先生出舊著相示公上書請正先生虛懷致謝且曰吾不能爲若師無已則有吾師錫山學憲高彙旃夫子在學憲者東林書院都憲高

行狀

四

忠憲公之猶子也無何學憲公舟經符門先生趨候携公書上贄學憲驚謂曰貴宗有此後勁將來任斯道者其在斯乎不可不急招一見于是訂以東林秋講相會於書院及期公隨惕若先生至錫山謁燕居廟道南祠止水祠遂執贄學憲公門是會也遺老趙榕齋周季純呂成之嚴佩之張秋紹諸先生咸在皓首龐眉衣冠甚偉公送難質疑印證心得又以所著論辨請正于學憲公學憲公亟加許可各書其後連篇累牘小楷遒勁公常語余曰不厭不倦吾高夫子有焉蓋公

自遇高後學更純粹云吳趨徐文靖公伯子侯齋先生痛承  
父志不出戶限者已二十年公聞其高風泛舟往謁先生講  
道論心一見如故因得與袁公白周子佩姚文初諸先達皆  
稱忘年交先生寄公手札有云真同志真知己惟我兩人以  
先生峻潔離塵而傾倒于公如此則公之品可知矣丙午惟  
晦公躋六十公念升斗未邀無以爲尊人壽因述惟晦公生  
平敦倫植行立孤扶寡諸嫩事爲庭範紀畧以徧請于師友  
求其題詠于是弘文大篇裒然盈篋焉是年冬返棹歸里延

行狀

五

惕若先生于儀典堂與惟晦公朝夕聚首上下古今以爲樂  
且俾諸幼受學如是者二年高學憲聞之作詩寄曰遊吳握  
手皆奇士還里論心有碩儒又曰一門絃誦爲師友百歲風  
光在性真蓋紀實也然而境遇轉阨甚矣公以爲處憂患之  
道無如讀易爰疏震艮二卦郵寄學憲公請正大加嘆賞而  
質疑之著自此始矣戊申遊楚僦居漢陰因而入籍楚庠文  
名日起壬子秋闈與余相遇過蒙不棄以弟視余先是公與  
余先後同出耘逸朱夫子之門朱夫子常語余云文儀尊人

之家法極嚴肅子弟馴謹如萬石君家其讀書以效法聖賢  
爲準不沾沾于時藝也文儀能古文善楷書其年長汝一紀  
而從予遊時已端重若老成人余聞而景慕于丁未秋僅得  
一晤未及訂交也至是言歡道故倍加欣洽次年同肄業于  
家蓋臣長兄漢上之新居賞奇析疑夜以繼日是秋余以家  
慈七十暫歸會甲寅逆藩之變楚中風鶴相驚而公恐惟晦  
公以遊子縈懷亦遂決棄名利束裝言旋于是養親課子閉  
戶著書暇則偕同志講學于紫陽還古兩書院一時如汪月

行狀

六

巖胡貌更汪泰茹陳二典汪啟我吳敬庵朱圭峯汪以經汪  
巖瞻施誠齋汪敏齋蔣西章諸先生或辨難一堂或郵書千  
里問答往復劇切不厭若將終身無如食指煩多嗷嗷待哺  
戊午滇警稍寧奉惟晦公命復至楚雖担無可弛而周易一  
編則晨夕不離凡窘迫憂虞之閱歷與愛惡情偽之攻取以  
及居恒之一言一動無不於易發之丙寅惟晦公登八袞公  
歸而祝壽值邑侯俞公學博張公廣採輿論請惟晦公賓筵  
俞公贈曰敦行可師張公手札亦曰年來大典惟斯人爲無

負云公覩而色喜可知也越明年惟晦公捐館公年已五十有五猶不以衰廢禮服闋復起楚于旅寓闢密窩作文記之因自號曰頑叟辛未年六十作感懷詩一首囑余爲跋是時公所著讀易質疑已八易其藁矣寓書白下就正涇川熊師相復書稱之曰屢讀大著足下辨志旣勤衛道復力立言端以洛閩爲宗而其才又足以發明之故詞指明晰發前人所未發誠大有功于四聖矣而其與人書歷指有心斯道者亦曰漢陽則有汪文儀云以公僑寓漢江也及辛巳公年七十

行狀

七

又作續感懷詩時公季弟留楚勸公歸休公不欲襲世俗觴視先期避余齋頭流連旬日譚讌賦詩余次公韻有玩易饒新得感懷屢自吟之句諸同人重違公意而以公壽身壽世之具無如讀易質疑一書遂合梓以爲公壽公于是一息影巖阿不復向漢津問渡矣詎意未朞年而季弟大病楚邸公開星奔往視見其呻吟臥榻疲憊垂危知爲參力不支之故因竭力措辦晝夜調護者月餘令弟稍有起色而公四十年未發之血症大作醫治甫止卽速令弟鼓棹言旋越兩

月得令弟家山訃音痛傷過甚恙又復發計公自少壯至老傳前後三度皆因弟病弟歿所致嘻公之友于至矣公自是復留楚去冬公爲惟晦公營葬暫歸過余余見公耳目較前稍遜力勸息肩乃公有萬不獲已焉者今夏復往其寄余手札云承諭豈不知殍擔以待餘年但病弟幼孤固結於心而不能釋計惟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爲弟結局耳不然七十老翁何所求哉病弟者謂出紹之仲弟幼孤者卽季弟之子僅八齡也抵楚兩月遂抱恙公平日頗善飯不甚飲酒至是

行狀

八

飲食漸減而精神猶旺未幾元氣虛弱外感易入及真陽發盡而邪熱不除然痰結語澁且必強起盥洗終日閉目危坐未常偃床第對賓客則曰吾生平頗覺坦坦而於朋友分上則負媿良多內則孤姪爲念耳語其令子鈞曰適憶朱文公語錄中有云凡人于祁寒暑雨每每呼天此卽所謂怨天也又曰人之一生惟懶字最害事二語反身似皆可免絕無一語及身後事惟自言曰四通八達又曰縱橫高下無不如意又曰動合機室玩其語意怡然有得然侍側者亦莫測其故



也疾甚之前數日接吳門蔡九霞先生手書又論格物致知  
書曰蔡先生大耄碩儒迴環千言不可不速覆是日僅啜粥  
二盂猶力疾草就答書次日大劇諸友來問疾公命出藁相  
質見者咸嘆曰病中有此大文真理學名宿也公著作極富  
而此書爲絕筆人因擬之朱子定誠意章註云公卒以康熙  
乙酉年六月初五日申時漱口整容端坐而逝申刻以前猶  
看友人程君次郊所贈詩拱手致謝親友環觀無不嗟咨敬  
服以爲有道者之全歸爲不可及也公一生言規行矩嚴氣

行狀

九

正性而接人則溫和樂易藹然可親以朋友爲性命相對講  
論終日弗倦故交世講久要不忘遇難不避有事質成者披  
誠融釋極力排解而不可干以私卽或過于鯁直然其胸中  
本無城府無芥蒂人深諒之亦不怨也且最嚴介行慎清修  
凡名公鉅卿之過漢上者未嘗不造廬咨訪折節願交其後  
或優游林泉則時與詩文酬酢若履任入都則不以隻字干  
謁其立品峻潔蓋如此吾鄉諸友近于漢上創建徽國文公  
祠公綢繆贄畫不遺餘力朔望拜謁至病不廢生平客居日

多雖拮据經營而絕不問生產家政盡委兩弟不計出入寸  
絲尺布不私內室一嘖一笑不輕假借公元配戴碩人早卒  
繼配金碩人柔順靜正化公之德相敬如賓公常曰常見人  
于妻子事則曰此分內事于父母事則曰有見弟在至于兄  
弟則爾我判然矣縱有鑒其失者亦周之已耳殊不知分形  
一氣人生之樂莫過于此觀古人詩不曰宜爾兄弟如夫如  
婦而曰宴爾新婚如兄如弟其義可想也公篤于兄弟故持  
論若此真可謂先行後從者矣性勤敏遇事輒行不少姑待

行狀

十

少年書法數更自謂高學憲後師其小楷益道逸古秀幾于  
莫辨人有求輒應從無懈筆雖在塵坌囂聒中暇則展卷評  
閱夜非燈盡不休自幼至老如一日所著有讀易質疑二十  
卷行於世語餘漫錄文集三十六卷悠然草詩集九卷儀典  
堂文集二卷大學章句釋義一卷月課問答一卷周易補註  
便讀七卷所校錄評選則有陳清瀾先生學部通辨羅欽順  
公困知記薛文清公讀書錄薛公全集鈔魏莊渠公遺書鈔  
朱文公年譜定本朱文公文集選本明史紀事本末論斷韓

文必讀韓詩選柳文選性理錄要秘愚編春秋胡傳摘讀讀書日知記師友淵源錄同聲集載德錄等書藏于家先是同人梓公質疑時以余知公久委序于余公讀而大喜謂爲深中肯綮今公卒于千里外余初風聞驚疑未敢信及接訃音爲哭寢門外累日旣而令子文學鈞以行述見寄徵狀于余余與公交幾四十年知公之深亦莫如余其何敢辭常讀吾邑先儒趙東山先生所作黃楚望先生狀畧其行而詳其言恐其書之不傳也余于公則反是蓋公所著行世者已家絃

行狀

七

戶誦紙貴海內而其藏于家者令子行將次第付梓則公之言炳如星日永垂千秋豈尚有不傳之慮哉故于公文不具錄惟詳述公孝友之誠篤師友之淵源學問之醇正人品之高潔文章之根柢如右以待世之君子爲誌銘者考焉公生子鈞廩膳生女二一適板橋楊魁仲公子昌禎一適長豐朱秉毅公子觀德孫男曰震亨曰升元曰師貞俱業儒幼未聘孫女二一適汪溪金必芳公子浚一幼未字謹狀

皇清康熙乙酉冬十月辛卯朔年家眷同學小弟葉良儀頓

首拜狀



行狀

主



首拜狀



